昭明文選/卷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文選
卷第六 賦丙

► 卷七

京都下

賦丙

京都下

魏都賦

〈魏曹操都鄴，相州是也。太沖賦三都，以吳、蜀遞相頓折，以魏都依制度[1]。〉

左太沖[2]

魏國先生有睟其容，乃盱衡而誥曰：「异乎交益之士，〈孟子曰：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睟然見於面，不言而喻。趙岐曰：睟，潤澤貌也。眉上曰衡。盱，舉眉大視也。异，異也。尚書堯典，四岳曰：异哉！善曰：漢書曰：武帝置交州；又改梁曰益，有益州。又曰：公盱衡厲色，振揚武怒。音義曰：眉上曰衡，謂舉眉揚目也。字林曰：盱，張目也。爾雅曰：誥，告也。〉蓋音有楚夏者，土風之乖也；〈善曰：孫卿子曰：人居楚而楚，居夏而夏，非天性也，積靡使然也。史記曰：淮北沛、陳、汝南、南郡，此西楚也。潁川、南陽，夏人之居，故至今謂之夏人。〉情有險易者，習俗之殊也。〈論語曰：性相近，習相遠也。善曰：周易曰：辭有險易。春秋說題辭曰：中國之

性，習俗常操。〉雖則生常，固非自得之謂也。〈傳曰：習實生常。善曰：孟子曰：使自得之。趙岐曰：使自得其本善性也。〉昔市南宜僚弄丸，而兩家之難解。聊爲吾子復翫德音，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。〈莊子曰：市南宜僚弄丸，而兩家之難解。又曰：公孫龍，辯者之徒，飾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勝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辯者之囿也。善曰：毛詩曰：德音孔昭。〉

「夫泰極剖判，造化權輿。〈善曰：周易曰：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史記曰：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。淮南子曰：大丈夫無爲，與造化逍遙。爾雅曰：權輿[3]，始也。劇秦美新序曰[4]：權輿天地未祛也。班固漢書述曰：彰其剖判[5]。〉體兼晝夜，理包清濁。〈善曰：列子曰：昏明之分察，故一晝一夜。又曰：夫有形者生於無形，清輕者上爲天，濁重者下爲地。〉流而爲江海，結而爲山嶽。〈善曰：班固終南山賦曰：流澤遂而成水，停積結而爲山。〉列宿分其野，荒裔帶其隅。巖岡潭淵，限蠻隔夷，峻危之竅也。〈潭，淵也。屈平卜居曰：橫江潭而漁。善曰：漢書曰：秦地於天官東井、輿鬼之分野。楊雄交州箴曰[6]：交州荒裔，水與天際。方言曰：竅，空也。〉蠻陬〈子侯〉夷落，譯導而通，鳥獸之氓也。〈陬、落，蠻夷之居處名也。一名聚居爲陬。善曰：廣雅曰：落，居也。杜篤通邊論曰：親錄譯導，緩步四來[7]。論衡曰：四夷入諸夏，因譯而通。說文曰：譯，傳四夷之語者。漢書，賈捐之上書曰：駱越之人，與禽獸無異。毛萇詩傳曰：氓，民也。〉正位居體者，以中夏爲喉，不以邊垂爲襟也[8]。〈易曰：正位居體，美在其中，而暢於四支。善曰：喉、衿，以身及衣爲喻也。戰國策，頓子曰：韓，天下之喉咽也；魏，天下之胸腹也。李尤函谷關銘曰：衿帶咽喉。聲類曰：衿，衣交領也。〉長世字甿者，以道德爲藩，不以襲險爲屏也。〈善曰：左氏傳，北宮文子曰：有其國家，令問長世。周書，成王曰：朕不知字民之道，敬問伯父。說文曰：甿，田民也。東方朔集曰：文帝以道德爲籬，以仁義爲藩。毛萇詩傳曰：藩，屏也。楊雄城門校尉箴曰：盤石唐芒，襲險重固。毛萇詩傳曰：屏，蔽也。〉而子大夫之賢者，尚弗曾庶翼等威，附麗皇極。思稟正朔，樂率貢職。〈善曰：言不曾與衆庶翼戴上者，等其威儀，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[9]。國語，越王勾踐曰：苟聞子大夫之言。賈逵曰：親而近之，故曰子大夫。尚書曰：庶明厲翼。孔安國曰：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，翼戴上命。左氏傳曰：士會曰：貴有常尊，賤有等威。莊子曰：附麗不以膠漆。王弼周易注曰：麗，著也。尚書曰：皇極，皇建其有極。孔安國曰：皇，大；極，中也。謂大中之道也。又曰：稟，受也。論語比考讖曰：正朔所加，莫不歸義。又撰考讖曰：穿胸儋耳，莫不貢職[10]。漢書曰：單于非正朔所加。東觀漢記曰：百蠻貢職[11]。〉而徒務於詭隨匪人[12]，宴安於絕域。榮其文身，驕其險棘。〈善曰：詭隨匪人，言詭善隨惡[13]，同於匪人，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。毛詩曰：無縱詭隨，以謹無良。毛萇曰：詭隨，詭人之善，隨民之

惡[14]。毛詩曰：獨爲匪民。左氏傳，管仲曰：宴安酖毒，不可懷也。李陵書曰：出征絕域。漢書曰：少康之庶子，封於會稽，文身斷髮。蔡雍樊陵碑曰：進路孔夷，人情險棘。毛萇詩傳曰：棘，急也。〉繆默語之常倫，牽膠言而踰侈。飾華離以矜然，假倔〈渠屈〉彊〈巨兩〉而攘臂。非醇粹之方壯，謀踳〈舛〉駮於王義。孰愈尋靡莽於中逵，造沐猴於棘刺。〈李尅書曰：言語辯聰之說，而不度於義者，謂之膠言。周官曰：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，而正其封彊，無華離之地。班固云：不變曰醇，不雜曰粹。莊子曰：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，其道踳駮。言惡也[15]。楚辭天問曰：靡莽九逵，枲華安居。韓子曰：燕王好微巧，衛人曰：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。王悅之，養以五乘之奉。王曰：吾請觀客爲棘刺之母猴。衛人曰：臣爲棘刺之母猴也，人主欲觀之，必半歲不入宮，不飲酒食肉，雨霽日出，視之晏陰之間，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。燕王因養衛人，而不能觀母猴。鄭人有臺下之冶者，謂王曰：臣爲削者，諸微巧必以削削之，所削必大於削。今棘刺之端不容削，王試觀客之削，則能與不能可知也。王曰：客爲棘刺之母猴，何以理之？曰：以削。王曰：吾欲觀客之削也。客曰：臣請取之。因逃。冶人謂王曰：上之無度量，言談之士，多棘刺之說也。善曰：周易曰：君子或默或語。廣雅曰：膠，欺也。鄭玄禮記注曰：矜，謂自尊大也。毛萇詩傳曰：然，是也。漢書，伍被曰：倔彊江、淮間。孟子曰：馮婦善搏虎，攘臂下車，衆皆悅之。楚辭曰：王色頩以開顏，精純粹而始壯。華，口哇反。司馬彪莊子注曰：踳，讀曰舛。舛，乖也。駮，色雜不同也。頩，普丁反。王逸楚辭注曰：寧有莽草蔓衍於九逵之道？靡，蔓也。〉劍閣雖嶕，憑之者蹶，非所以深根固蔕也。〈善曰：劍閣，蜀境也。酈元水經注曰：小劍戍去大劍[16]，飛閣通衢，故謂之劍閣。廣雅曰：嶕　　，高也，力彫反。又曰：蹶，敗也。善曰[17]：老子曰：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蔕，長生久視之道。聲類曰：蔕，果鼻也。〉洞庭雖濬，負之者北，非所以愛人治國也。〈善曰：洞庭，吳境也。史記，吳起曰：三苗氏，左洞庭而右彭蠡，恃此險也，禹滅之。毛萇詩傳曰：濬，深也。鄭玄周禮注曰：負，性恃也。漢書音義，服虔曰：師敗曰北，南北之北。老子曰：愛人治國，能無知乎？〉彼桑榆之末光，踰長庚之初輝。〈善曰：東觀漢記，光武曰：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毛詩曰：東有啓明，西有長庚。〉況河冀之爽塏〈苦改〉，與江介之湫〈子小〉湄。〈善曰：左氏傳，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子之宅，湫隘囂塵，請更諸爽塏。楚辭曰：長江介之遺風。薛君韓詩章句曰：介，界也。毛萇詩傳曰：水草交曰湄。〉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，赤縣之畿。魏都之卓犖〈呂角〉，六合之樞機。〈鄒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，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。中國名赤縣神州，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[18]，禹之所敘九州也，是以不得爲州數。中國外，若赤縣神州者九，所謂九州者也。范雎說秦王曰：魏、韓，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。善曰：河圖括地象曰：崑崙，謂東南[19]地方五千里，名曰神州，帝王居之。小雅曰：略，界也。周禮曰：方千里曰王畿。西都賦曰：卓躒諸夏。卓犖與

卓躒音義同。呂氏春秋曰：神通乎六合。〉

「于時運距陽九，漢網絕維。姦回內贔〈備〉，兵纏紫微。翼翼京室，眈〈耽〉眈帝宇，巢焚原燎，變爲煨燼，故荊棘旅庭也。殷殷寰內，繩繩八區，鋒鏑縱橫，化爲戰場，故麋鹿寓城也。〈不飲酒而怒曰贔。詩曰：內贔于中國。漢室之亂，起於閹官，故曰內贔也。紫微宮在南城下，于時兵所圍繞[20]。光熹元年四月，靈帝崩。八月，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，黃門張讓、郭進等斬進。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，閣閉。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。日暮，術等起火燒閣。初平元年十二月，董卓遷都長安，其夜燒洛陽南北宮。易曰：鳥焚其巢。尚書曰：若火之燎于原。春秋穀梁傳曰：寰內諸侯，非天子之命，不得出會。尹更始曰：天子以千里爲寰。伍被謂淮南王曰：昔伍子胥諫吳王，吳王不用，乃曰：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。臣今見宮中荊棘[21]露沾衣也。善曰：春秋保乾圖曰：五運七變，各以類驚。宋衷曰：五運，五行用事之運也。孔安國尚書傳曰：距，至也。漢書，陽九厄曰：初入，百六，陽九。音義曰：易傳所謂陽九之厄。漢書曰：漢興，禁網踈闊。管子曰：國有四維，四維不張則滅。王逸楚辭注曰：維，紘也。尚書曰：崇信姦回。毛詩曰：商邑翼翼。漢書，客謂陳涉曰：夥，涉之爲王沈沈者。應劭曰：沈沈，宮室深邃之貌[22]。沈，長含切[23]，與眈音義同。謝承後漢書曰：陽球爲司隸校尉，虎視帝宇。廣雅曰：煨，燼也，烏瑰反。廣雅曰：煨，煙也[24]。杜預左氏傳注曰：燼，火之餘木也，似進反。毛萇詩傳曰：殷，衆也。毛詩曰：子孫繩繩兮。長楊賦曰：洋溢八區。言廣大也。說文曰：鋒，兵端也。又曰：矢，鋒也[25]。戰國策曰：綴甲厲兵，效勝於戰場。〉伊洛榛曠，崤函荒蕪。〈善曰：服虔漢書注曰：榛，木叢生也。賈逵國語注曰：蕪，穢也。〉臨菑牢落，鄢郢丘墟。〈善曰：漢書，齊郡有臨菑縣。牢落，猶遼落也。洞簫賦曰：翩連緜以牢落[26]。東觀漢記曰：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。漢書，南郡有故鄢縣。呂氏春秋，燭過曰：子胥諫而不聽，故吳爲丘墟。〉而是有魏開國之日，締構之初。萬邑譬焉，亦獨孼〈昌由〉麋之與子都[27]。培塿之與方壺也。〈善曰：周易曰：開國承家。廣雅曰：締，結也。孼麋，古之醜人也。呂氏春秋曰：陳有惡人焉，曰敦洽孼麋，椎顙廣額，色如漆赭[28]，陳侯悅之。毛詩曰：不見子都。子都，美丈夫也[29]。左氏傳曰：太叔曰：培塿無松栢。培，步苟反。塿，路苟反。方壺，二山名，已見上文[30]。〉

「且魏地者，畢昴之所應，虞夏之餘人。先王之桑梓，列聖之遺塵。考之四隩，則八埏〈延〉之中；測之寒暑，則霜露所均[31]。卜偃前識而賞其隆，吳札聽歌而美其風。雖則衰世，而盛德形於管絃；雖踰千祀，而懷舊蘊於遐年。〈詩譜云：魏地，畢昴之分野，虞舜及禹所都之地，在禹貢冀州，雷首之北，析城之西，周以封同姓。其後晉獻公

滅魏，以封大夫畢萬。在晉之南河曲，故其詩云：彼汾一曲，寘之河之干。隈，猶隅也。鄒衍曰：四隈不靜。司馬相如封禪文曰：下泝八埏。國語曰：卜偃云：魏，大名也，以是始賞，天啓之矣。左傳曰：吳公子札來聘，使工爲之歌魏，曰：美哉，大而婉，儉而易，行以德輔，此則爲明主也[32]。善曰：毛詩曰：惟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王逸楚辭注曰：考，校也。周禮曰：以土圭測日影，以求地中，日南多暑，日北多寒。禮記曰：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。左氏傳，史趙曰：盛德必百世祀。吳越春秋，樂師曰：君王之德，可記之於管絃。毛詩序曰：懷其舊俗。方言曰：蘊，積也。〉爾其疆域，則旁極齊秦，結湊冀道。開胸殷衛，跨躡燕趙。山林幽峽〈烏朗切〉，川澤迴繚。恒碣碶　　於青霄，河汾浩洌而皓滟。南瞻淇澳〈於六〉，則綠竹純茂；北臨漳滏〈父〉，則冬夏異沼。神鉦迢遞於高巒，靈響時驚於四表。溫泉悊〈秘〉涌而自浪，華清蕩邪而難老。〈善曰：史記[33]，蘇秦說魏襄王曰[34]：南有鴻溝，東有淮潁，西有長城，北有河外。地理志曰：魏，觜觿、參之分野也，自高陵以東，河東、河內，南有陳[35]及汝南之邵陵、隱強、新汲、西華、長平，潁川舞陽、郾、許、鄢樊陵[36]，河南之開封、中牟、陽武、酸棗、卷，皆魏分也。魏武皇帝初封魏公，南得河內、魏郡，北得趙國、中山、常山、鉅鹿、安平、甘陵，東得平原，西得東平，凡十郡，以此爲魏之本國，蓋冀州之地。恒山，北岳也。碣石，山名也。詩云：瞻彼淇澳，綠竹猗猗。漢書溝洫志曰：下淇園之竹。漳、滏，二水名，經鄴西北。滏水熱，故曰滏口。水有寒有溫，故曰冬夏異沼也。冀州圖，鄴西北鼓山，山上有石鼓之形，俗言時自鳴。劉邵趙都賦曰：神鉦發聲。俗云：石鼓鳴，則天下有兵革之事。詩云：悊彼泉水。溫水，在廣平都易縣[37]，俗以治疾洗百病。華清，井華水也。善曰：王逸楚辭注曰：湊，聚也。冀、道，亦二國名也。爾雅曰：兩河間曰冀州。左氏傳曰：江、黃、道、柏，方睦於齊。杜預曰：道國在汝南。胸，猶前也。南都賦曰：涓水蕩其胸[38]。漢書地理志曰：河內本殷舊都，周分爲邶、鄘、衛。碶　　，高貌。碶，五感反。鄭玄周禮注曰：汾水出汾陽縣。浩，古老切。洌，古旦反。上林賦曰：漰滟潢漾。廣雅曰：浩滟，大也。皓，故老反。滟，餘眇反。山海經曰：少山，清漳水出焉。郭璞曰：至武安南入濁漳。山海經曰：神困山，滏水出焉。郭璞曰：經鄴西北入漳。說文曰：泌，水駃流也。泌與悊同，音秘。魚豢典略曰：浪井者，弗鑿而成。毛詩曰：永錫難老。〉墨井鹽池，玄滋素液。厥田惟中，厥壤惟白。原隰畇畇，墳衍斥斥。或嵬　　〈力罪〉而複陸，或橆〈苦光〉朗而拓落。乾坤交泰而絪縕，嘉祥徽顯而豫作。是以兆朕振古，萌柢疇昔。藏氣讖緯，閟象竹帛。迴時世而淵默，應期運而光赫。暨聖武之龍飛，肇受命而光宅。〈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，井深八丈。河東猗氏南有鹽池，東西六十四里，南北七十里。尚書禹貢，冀州厥土惟白壤，厥田惟中中。閟，閉也。詩云：閟宮有洫[39]。善曰：周禮曰：辨其墳衍原隰之名。鄭玄曰：水厓曰墳，下平曰衍。毛詩曰：畇畇原隰。以純反。斥斥，廣大之貌也。蒼頡篇曰：斥，

大也。嵬　　，不平之貌。嵬，烏罪切。爣朗，光明之貌。拓落，廣大之貌[40]。周易曰：天地交泰。又曰：天地絪縕。西京賦曰：備致嘉祥。文帝答曹植詔曰：所獻詩二篇，徽顯成章。兆，猶機事之先見者也。淮南子曰：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。許慎曰：朕，兆也，直軫反。毛詩曰：振古如茲。毛萇曰：振，自也。廣雅曰：萌，始也。爾雅曰：柢，本也，丁計反。禮記曰：余疇昔之夜夢。鄭玄曰：疇，發語聲也。說文曰：讖，驗也。河、洛所出書曰讖。毛萇詩傳曰：閟，閉也。墨子曰：以其所書於竹帛，傳於後代子孫。春秋說題辭曰：尚書者，所以推期運、明命授之際。魏志曰：太祖武皇帝，姓曹諱操，爲丞相，封魏王。文帝受禪，追尊曰武皇帝。東京賦曰：世祖乃龍飛白水。毛詩序曰：文王受命作周也。鄭玄曰：受天命而王天下也。東京賦曰：漢初弗之宅。〉

「爰初自臻，言占其良。謀龜謀筮，亦既允臧。修其郛郭，繕其城隍。經始之制，牢籠百王。畫雍豫之居，寫八都之宇。鑒茅茨於陶唐，察卑宮於夏禹。古公草創，而高門有閌〈苦浪〉；宣王中興，而築室百堵。兼聖哲之軌，并文質之狀。商豐約而折中，准當年而爲量。思重爻，摹大壯。覽荀卿，采蕭相。　　拱木於林衡，授全模於梓匠[41]。〈謀龜謀筮[42]，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。毛詩云：爰契我龜，又曰：卜云其吉，終然允臧。重爻，易爻也。大壯，易卦名也。易曰：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禦風雨。蓋取諸大壯，謂壯觀也。荀卿曰：宮室臺榭，以避燥濕[43]。養德，別輕重也，非爲夸泰，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。春秋左傳曰：山林之木，衡鹿守之。治木器曰梓。尚書有梓材之篇也。善曰：尚書曰：謀及卜筮。淮南子曰：太一者，牢籠天地。雍，西京也。豫，東京也。西京賦曰：取殊裁於八都。墨子曰：堯、舜茅茨不翦。論語，子曰：禹卑宮室。毛詩美古公亶父曰：高門有閌。又美宣王曰：築室百堵。說文曰：　　，具也，饌勉反。又曰：僝，取也，子軟切[44]。孟子曰：梓匠輪輿，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趙岐曰：梓匠，木工也。〉遐邇悅豫而子來，工徒擬議而騁巧。闡鈎繩之筌緒，承二分之正要。揆日晷，考星耀。建社稷，作清廟。築曾宮以迴匝，比岡隒〈魚檢〉而無陂。造文昌之廣殿，極棟宇之弘規。　　若崇山崛起以崔嵬，髣〈徒感〉若玄雲舒蜺以高垂。〈二分，春秋之中者也。詩，定之方中[45]，作爲楚宮。揆之以日，作爲楚室。定，營室星。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。陂，傾也。易曰：無平不陂。文昌，正殿名也。蜺，龍形而五色。善曰：難蜀父老曰：遐邇一體。豫或爲務。西都賦序曰：衆庶悅豫。毛詩曰：庶人子來。周易曰：擬之而後言，議之而後動，擬議以成其變化。甘泉賦曰：王爾投其鈎繩。杜預左傳注：銓，次也，與筌同。周禮曰：匠人建國，晝參諜日中之景，夜考之極星，以正朝夕。鄭玄曰：極星，北辰也。周禮曰：左宗廟，右社稷。說文曰：隒，崖也。鄭玄禮記注曰：陂，傾也。周易曰：上棟下宇，以避風雨。　　，高貌也。景福殿賦曰：若仰崇山而戴垂雲。髣，垂貌也。淮南子曰：玄雲素朝。〉瓌材巨

世，　　〈楚洽〉塿〈除立〉參差。枌〈音汾〉橑〈音老〉複結，欒櫨疊施。丹梁虹申以並亘，朱桷森布而支離。綺井列疏以懸蒂，華蓮重葩而倒披。齊龍首而涌霤，時梗概於淲〈被尤〉池。〈爾雅曰：桷謂之榱。善曰：西都賦曰：因璅材而究奇，抗應龍之虹梁[46]。廣雅曰：曲枅謂之欒。說文曰：樽櫨，柱枅也。然欒、櫨一也，有曲直之殊耳。西京賦[47]，蒂倒茄於藻井，披紅葩之狎獵。又曰：疏龍首以抗殿[48]。齊龍首而涌霤，謂畫爲龍首於椽[49]，承檐四隅，而以寫霤也。說文曰：霤，屋水流也。東京賦曰：其梗概如此。毛詩曰：淲池北流也。〉旅楹閑列，暉鑒抶〈烏浪〉振[50]。榱題黮　　，階　　嶙峋[51]。長庭砥平，鍾簴夾陳。風無纖埃，雨無微津。〈詩云：旅楹有閑。抶，中央也。振，屋宇檻也。文昌殿前，有鍾簴，其銘曰：惟魏四年，歲在丙申，龍次大火，五月丙寅，作蕤賓鍾，又作無射鍾。建安二十一年七月，始設鍾簴於文昌殿前，所以朝會四方也。善曰：鄭玄毛詩箋曰：旅楹，衆也。薛君韓詩章句曰：閑，大也，謂閑然大也。暉鑒，言楹柱光輝遠照。抶，振也。廣雅曰：鑒，照也。聲類曰：黮，深黑色也[52]，直感反。　　，亦黑也，徒對反。應劭上林賦注曰：榱，闌橫也。西京賦曰：抵鍔嶙峋[53]。埤蒼曰：嶙峋，山崖之貌也。毛詩曰：風雨攸除。墨子曰：聖王作爲宮室，邊足以御風寒，上足以待露。〉巖巖北闕，南端逌遵。竦峭雙碣，方駕比輪。西闢延秋，東啓長春。用覲羣后，觀享頤賓。〈文昌殿前值端門。端門之前，南當南止車門，又有東西止車門。端門之外，東有長春門，西有延秋門。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，享四方。善曰：德陽殿賦曰[54]：朱闕巖巖。凡南方正門，皆謂之端。春秋說題辭曰：血書魯端門。西京賦曰：圓闕竦以造天，若雙闕之相望[55]。毛萇詩傳曰：覲，見也。尚書曰：肆覲羣后。周易曰：觀頤，觀其所養也。頤養，亦享也，故曰觀享頤賓。許兩切。〉

「左則中朝有赮，聽政作寢。匪樸匪斲，去泰去甚。木無彫鏤〈所留〉，土無絺〈題〉錦。玄化所甄，國風所禀。〈中朝，內朝也。漢氏大司馬、侍中、散騎諸吏爲中朝，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朝也。文昌殿東有聽政殿，內朝所在也[56]。墨子曰：堯之爲君，采椽不斲。晏子春秋曰：明堂之制，下之濕潤不能及也，上之寒暑不能入也。土事不文，木事不鏤，示民知節也。老子曰：去甚去泰。爾雅曰：鏤，鏤也。善曰：毛萇詩傳曰：赮，赤貌也。尚書曰：既勤樸斲。孔安國曰：樸，治；斲，削也。西京賦曰：木衣絺錦。說文曰：絺，厚繒也。蔡雍陳留太守頌曰[57]：玄化洽矣，黔首用寧。漢書音義，如淳曰[58]：陶人作瓦器，謂之甄。吉然反。毛詩序曰：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〉於前則宣明顯陽，順德崇禮。重闈洞出，鏘鏘濟濟。珍樹猗猗，奇卉萋萋。蕙風如薰[59]，甘露如醴。〈聽政殿聽政殿門[60]，聽政門前升賢門[61]，升賢門左崇禮門，崇禮門右順德門[62]，三門並南向。升賢門前宣明門，宣明門前顯陽門，顯陽門前有司馬門[63]。閽，守門也。周官，閽人守王門[64]。爾雅曰：宮中之門謂之閨。洞，達也。南北

外內、東西左右掖門，皆洞達相通。善曰：禮記曰：大夫濟濟，庶士鏘鏘。毛萇詩傳曰：猗猗、萋萋，茂盛貌也。音此禮切，叶韻。東京賦曰：惠風橫被[65]。邊讓帝臺賦曰[66]：惠風如春施。家語，舜曰：南風之薰兮。王肅曰：薰，風至之貌也。論衡曰：甘露味如飴蜜，王者太平則降。鄭玄周禮注曰：醴，今甜酒。〉禁臺省中，連闥對廊。直事所繇，典刑所藏。藹藹列侍，金蜩齊光。詰朝陪幄，納言有章。亞以柱後，執法內侍。符節謁者，典璽儲吏。膳夫有官，藥劑有司。肴醽〈亦〉順時，腠理則治。〈升賢門內聽政闥，向外[67]東入有納言闥、尚書臺。宣明門內升賢門，升賢門外[68]東入有內醫署。顯陽門內宣明門外，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，次中央符節臺閣，最北御史臺閣，三臺並別西向。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。善曰：魏武集，荀欣等曰：漢制，王所居曰禁中，諸公所居曰[69]省中。淮南子曰：連闥通房，人所安也。直事，若今之當直也。蔡邕獨斷曰：直事尚書一人，典刑。周禮六典八刑也。建安十八年，始置侍中、中尚書[70]、御史、符節、謁者。金蜩，金蟬。蔡邕獨斷曰：侍中、常侍皆冠惠文，加貂附蟬。左氏傳曰：詰朝將見。杜預曰：詰朝，平旦也。周禮曰：幕人掌幄帟[71]。鄭玄曰：王所居之帳也。尚書舜典曰：龍，命汝作納言。應劭漢書注曰：納言，如今尚書官，王之喉舌也。毛詩曰：出言有章。漢書音義曰：柱後，以鐵爲柱，今法冠是。如淳曰：御史冠也。符節掌璽，故云典璽。漢有尚符璽。謁者受事，故曰儲吏。漢書，謁者掌讚受事。周禮：膳夫，上士。又曰：醫師掌毒藥，共醫事。鄭玄周禮注曰：劑，和也。又禮記注曰：舊醽之酒，謂昔酒也。呂氏春秋：伊尹曰：用新去陳，腠理遂通。高誘曰：腠理，肌脈也。〉於後則椒鶴文石，永巷壺術。楸梓木蘭，次舍甲乙。西南其戶，成之匪日。丹青煥炳[72]，特有溫室。儀形宇宙，歷像賢聖。圖以百瑞，綷以藻詠。芒芒終古，此焉則鏡。有虞作繪，茲亦等競。〈近世王者後宮，以椒房爲通稱。聽政殿後有鳴鶴堂、楸梓坊、木蘭坊、文石室，後宮所止也。壺，宮中巷也。術，道也。鳴鶴堂之前，次聽政殿之後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，中有畫像讚。尚書，咎繇薦，舜曰[73]：予欲觀古人之象，日月星辰，山龍華蟲，作繪粉米。永巷，掖庭之別名。善曰：列女傳曰：姜后待罪永巷。周禮曰：正宮掌宮中次舍[74]。甲乙謂次舍之名，以甲乙紀之也[75]。毛詩曰：築室百堵，西南其戶。又曰：不日成之。藻詠，文藻頌詠也[76]。綷，子對切。芒芒，遠貌也。楚辭曰：長無絕兮終古。廣雅曰：鑒謂之鏡，照也。鄭玄論語注曰：繪，畫也。〉

「右則疎圃曲池，下畹高堂。蘭渚莓莓，石瀨湯湯。弱蓼係實，輕葉振芳。奔龜躍魚，有　　呂梁。馳道周屈於果下，延閣胤宇以經營。飛陛方輦而徑西，三臺列峙以崢嶸。亢陽臺於陰基[77]，擬華山之削成。上累棟而重霤，下冰室而洿冥。〈文昌殿西有銅爵園，園中有魚池堂皇[78]。班固曰：畹，三十畝也。離騷曰：既滋蘭之九畹[79]。石瀨，湍也。水激石間，則怒成湍。蓼，木之細枝者也。楊雄方言曰：青、齊、兗、豫之間謂

之菱，故傳曰：慈母怒子，折菱而笞之，其惠存焉。子紅切。係，古計切。莊子曰[80]：呂梁懸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[81]。漢廄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，高三尺，以駕輦車。銅爵園西有三臺，中央有銅爵臺，南則金虎臺，北則冰井臺，有屋一百一間[82]。金虎臺有屋一百九間。冰井臺有屋[83]百四十五間[84]，上有冰室。三臺與法殿[85]皆閣道相通，直行爲徑，周行[86]爲營。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。山海經曰：太華之山，削成四方。洏，堅也。春秋左氏傳曰：固陰洏寒。善曰：楚辭曰：坐堂伏檻臨曲池。曹植責躬詩曰：夕宿蘭渚。左氏傳曰：原田莓莓。杜預曰：若原田之草莓莓然。莓，莫來反。楚辭曰：石瀨兮淙淙。說文曰：　　，察也，千例反。漢書曰：太子不敢絕馳道。應劭曰：天子道也，若今之中道。延，相連延也。淮南子曰：延樓棧道。魯靈光殿賦注：飛陛，揭孽；方輦，言廣也。甘泉賦曰：似紫宮之崢嶸[87]。魯靈光殿賦曰[88]：榭而高大謂之陽，基在小故曰陰基。〉周軒中天，丹墀臨焱。增搆峩峩，清塵彯彯。雲雀踶甍而矯首，壯翼摛鏤於青霄。雷雨窈冥而未半，皦日籠光於綺寮。習步頓以升降，御春服而逍遙。八極可圍於寸眸，萬物可齊於一朝。〈丹墀，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。爾雅曰：扶搖謂之焱。焱，上也，風從下升也。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：上觚稜而栖金雀。凡鳥之栖也，羽翼戢弭，以今揆古，言栖非所睹之形也。張衡西京賦曰：鳳翥鴈於甍標，感懘風而欲翔。此鳳之有定有住，尚向風而無一方[89]，則不宜言懘風也。但鳥跱則形定翼住，飛則歛足絕據，踶則舉羽翮用勢，若將飛而尚住，故言雲雀踶甍而矯首也。踶，音提。王吉傳曰：進退步趨以實下。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。眸，眸子也[90]。王褒甘泉賦曰：十分未升其一，增惶懼而目眩；若播岸而臨坑，登木末以闚泉。楊雄甘泉賦說臺曰：鬼魅不能自逮，半長途而下顛。班固西都賦說臺曰[91]：攀井幹而未半，目眩轉而意迷。舍靈檻而却倚，若顛墮而復稽。張衡西京賦說臺曰：將乍往而未半，怵悼慄而竦矜，非都盧之輕蹻，孰能超而究升？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，皆危蜺悚懼，雖輕捷與鬼神，由莫得而自逮也。非夫王公大人，聊以雍容升高，彌望得意之謂也[92]。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爲樂焉[93]，故引習步頓以實下，稱八方之究遠，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，言其理曠而當情也。莊子有齊物之論。善曰：軒，長廊之有牕也。列子曰：周穆王築臺，號中天臺。漢典職儀曰：以丹漆地，故稱丹墀。西都賦曰：正殿崔嵬曾構。七發曰：蒙清塵。毛萇詩傳曰：壯，健也。摛鏤，摛布其彫鏤也。說文曰：窈窕，深遠也。冥，幽昧也。毛詩曰：有如皦日。西京賦曰：交綺豁以疏寮。論語：曾點曰：春服既成。毛詩曰：於焉逍遙。淮南子曰：八紘之外，乃有八極。趙岐孟子章句曰：眸，目童子也。〉長塗牟首，豪徼〈古弔〉互經。晷漏肅唱，明宵有程。附以蘭錡〈魚九〉，宿以禁兵。司衛閑邪，鉤陳罔驚。〈牟者，閣道有說者也。霍光傳，說昌邑王輦道牟首，鼓吹歌舞。豪，徼道也。晷漏，漏刻也[94]。善曰：說文曰：晷，景[95]，故曰晷漏。漢書，房中歌曰：肅倡和聲。字書，倡，亦唱字也，充向反。程，猶限也。程，與呈通。

西京賦曰：武庫禁兵，設在蘭錡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初置衛尉。漢書曰：漢尉掌宮門衛屯兵。周易曰：閑邪存其誠。樂汁圖曰[96]：鉤陳，後宮也。服虔甘泉注曰[97]：紫宮外營鉤陳星。〉於是崇墉濬洫，嬰堞帶涘。四門轒轀〈魚竭〉，隆廈重起[98]。憑太清以混成，越埃壒〈烏害〉而資始。藐藐標危，亭亭峻趾。臨焦原而不怳，誰勁捷而無　　？與岡岑而永固，非有期乎世祀。陽靈停曜於其表，陰祇濛霧於其裏。〈墉，城也。濬，深也。洫，城溝也。張衡西京賦曰：經城洫。堞，城上女牆也。賈誼曰：翟伐衛，寇俠城堞[99]。涘，厓也。毛詩云：夏屋渠渠[100]。又曰：既成藐藐。尸子曰：莒國有石焦原者，廣尋長五十步[101]，臨百仞之谿，莒國莫敢近也。有勇以見莒子者，獨却行齊踵焉，所以服莒國也。善曰：薛綜西京賦注曰：轒轀，高貌也。鶡冠子曰：上及太清，下及太寧。老子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西都賦曰：軼埃壒之混濁。周易曰：萬物資始。王逸楚辭注曰：藐藐，遠也。說文曰：標，末也。鄭玄禮記注曰：危，棟上也。西京賦曰：狀亭亭以苕苕。說文曰：阯，基也。論語曰：慎而無禮則葸。　　與葸同，思子反。陽靈，天神也。甘泉賦曰：齊乎陽靈之宮。周禮曰：掌地祇之禮也。〉菀以玄武，陪以幽林。繚〈了〉垣開囿，觀宇相臨。碩果灌叢，圍木竦尋。篁篠懷風，蒲陶結陰[102]。回淵灌，積水深。蒹葭　　[103]，藿〈胡官〉蒻〈弱〉森。丹藕凌波而的皪，綠芰泛濤而浸〈七心〉潭〈以心〉。羽翮頡頏，鱗介浮沈。栖者擇木，雊者擇音。若咆〈步交〉渤澥與姑餘[104]，常鳴鶴而在陰。表清籞，勒虞箴。思國卹，忘從禽。樵蘇往而無忌，即鹿縱而匪禁。〈玄武菀在鄴城西，菀中有魚梁釣臺竹園，蒲陶諸果。詩曰：集于灌木。春秋左氏傳曰：鳥則擇木。又曰：鹿死不擇音。皆自得之謂也。雊者，舉雉兔之類，不傷其時，況其巨者乎！楊雄曰：勃澥之鳥。淮南子曰：軼鵾雞於姑餘。易曰：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張衡東京賦曰：江池清籞[105]。虞箴，虞人之箴也，事見春秋。其辭曰：芒芒禹跡，畫爲九州，經啓九道。人有寢廟，獸有茂草，各有攸處，德用不擾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獸，忘其國恤，思其麀牡。武不可重，是用不恢于夏家。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。周易曰：即鹿無虞，往從禽也。孟子，齊宣王問曰：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諸？孟子對曰：於傳有之，曰：若是其大乎？答曰：民猶以爲小也。曰：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爲大，何也？答曰：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。民以爲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[106]，殺其麋鹿者[107]如殺人之罪。則是四十里爲阱於國中[108]。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言樵蘇往而無忌，即鹿縱而匪禁者，蓋同乎周文之德，異乎齊宣之意。善曰：西都賦曰：幽林穹谷。西京賦曰：繚垣緜連。周易曰：碩果不食。莊子曰：見巨木其絜百圍。孫子曰：水深則回。說文曰：淵，回水也。毛詩曰：有濯者泉。文子曰：積水成海。說文曰：　　，分別也，胡犬反。本草曰：藕，一名水芝。爾雅曰：荷，芙蕖，其根藕。此文云凌波而的皪，即藕爲徧名，非唯根矣。的皪，光明也。上林賦曰：的皪江靡。鄭玄周禮注

曰：陵，芰也。說文曰：白濤，大波也[109]。浸潭，漸漬也，隨波之貌[110]。洞簫賦曰：玉液浸潭而承其根。毛萇詩傳曰：飛而上曰頡，飛而下曰頏[111]。周禮曰：川澤宜鱗物，墳衍宜介物。鄭玄曰：鱗，魚龍之屬。介，龜鼈之屬，水居陸生者也。漢書音義，晉灼曰：樵，取薪也；蘇，取草也。〉腜腜坰野，奕奕畝畝。甘荼伊蠢，芒種斯阜。西門溉其前，史起灌其後。墱流十二，同源異口。畜爲屯雲，泄爲行雨。水澍稏〈古衡〉稌〈徒五〉，陸蒔稷黍。黝黝桑柘，油油麻紵。均田畫疇，蕃廬錯列。薑芋充茂，桃李蔭翳〈音咽，叶韻。〉家安其所，而服美自悅。邑屋相望〈武方〉，而隔踰奕世。〈腜腜，美也。詩云：周原腜腜，堇荼如飴。爾雅曰：田一歲曰菑。詩云：薄言采芑，于此菑畝。周官曰：澤草所生，種之芒種。鄭司農曰：芒種，稻麥也。今鄴下有十二墱天井優[112]，在城西南，分爲十二墱[113]。丁鄧切。微子麥秀之歌曰：黍苗油油。漢制，列侯、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，其餘各以官次。哀帝時，董賢賜田猥多，王嘉上疏：均田之制，從此隳壞。疇者，界也。埒，畔際也[114]。詩云：中田有廬。孟子曰：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。故曰蕃廬錯列。老子曰：甘其食，美其服，樂其俗，安其居。鄰里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。善曰：韓詩曰：周原腜腜。莫來反。毛詩曰：奕奕梁山，維禹甸之。賈逵國語曰[115]：皐，長也。河渠書[116]曰：西門豹引漳水溉鄴，以富魏之河內。漢書曰[117]：史起爲鄴令，遂引漳水溉鄴，人歌之曰：鄴有賢令兮爲史公，決漳水兮灌鄴旁。終古潟鹵兮[118]生稻粱。水陸，謂高下之田也。二渠之利，下則澍生稏稌，高則植立稷黍也。說文曰：澍，時雨，所以澍生萬物者也。之樹反。方言曰：蒔，更也[119]。郭璞曰：謂更種也[120]。時吏切。爾雅曰：黑謂之黝。郭璞曰：黝，黑貌也。聲類曰：油油，麻肥也。莊子曰：治邑屋，曷嘗不法聖人哉！謝承後漢書曰：王翁位二千石，奕世相襲。〉

「內則街衝輻輳，朱闕結隅。石杠飛梁，出控漳渠。疏通溝以濱路，羅青槐以蔭塗。比滄浪〈平〉而可濯，方步櫩〈以占〉而有踰。習習冠蓋，莘莘〈所巾〉蒸徒。斑白不提，行旅讓衢。設官分職，營處署居。夾之以府寺，班之以里閭。〈鄴城內諸街[121]，有赤闕黑[122]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，最是其通街也。石竇橋在宮東，其水流入南北里。爾雅曰：石杠謂之倚。郭璞曰：石橋，音江[123]。疏，通也。魏武帝時堰漳水，在鄴西十里，名曰漳渠堰。東入鄴城，經宮中東出，南北二溝夾道，東行出城，所經石竇者也。楚辭曰：滄浪之水清，可以濯吾纓。善曰：杜預左氏傳注曰：衝，交道也，齒容反。文子曰：羣臣輻湊。李尤德陽殿賦曰：朱闕巖巖。晉灼漢書注曰：飛梁，浮道之橋。小雅曰：控，引也。步櫩，長廊也。楚辭曰：曲屋步櫩宜擾畜。上林賦曰：步櫩周流，長途中宿。蔡雍胡憶碑曰：祁祁我君，習習冠蓋。毛萇詩傳曰：莘莘，衆多也。禮記曰：斑白者不提挈。鄭玄曰：雜色曰斑。家語曰：虞、芮二國爭田，入文王境，行者讓路。周

禮曰：設官分職，以爲民極。小雅曰：班，次也。〉其府寺則位副三事，官踰六卿。奉常之號，大理之名。厦屋一揆，華屏齊榮。肅肅階闥，重門再扃。師尹爰止。毗代作楨。〈當司馬門南出，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，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，第三少府卿寺。道東最北奉常寺，次南大農寺。出東掖門正東，道南西頭太僕卿寺，次中尉寺。出東掖門，宮東北行北城下，東入大理寺。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。城南有五營。魏武帝爲魏王時，太常號奉常，廷尉號大理。建安十八年，始置侍中、尚書、御史、符節、謁者、郎中令、太僕[124]、大理、大農、少府、中尉。二十一年，大理鍾繇爲相國，始置太常宗正。二十二年，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。初置衛尉時，武帝爲魏王，置相國、御史大夫，故云位副三事。置卿近九，故曰官踰六卿。善曰：毛詩曰：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。夏屋，已見上注。鄭玄禮記注曰：畫，華也。爾雅曰：屏謂之樹。鄭玄禮記注曰：榮，屋翼也。爾雅曰：兩階間曰闥，許亮反。周易曰：重門擊柝。說文曰：扃，門之關也。毛詩曰：赫赫師尹。毛萇曰：太師，周之三公也。尹氏爲太師。毛詩曰：天子是毗。又曰：王國克生，維周之楨。毛萇曰：楨，幹也。〉其閭閻則長壽吉陽，永平思忠。亦有戚里，寘宮之東。閈出長者，巷苞諸公。都護之堂，殿居綺窗。輿騎朝猥，踥　其中。〈長壽、吉陽、永平、思忠，四里名也。長壽、吉陽二里在宮東，中當石竇。吉陽南入[125]，長壽北入，皆貴里。都護者，將軍曹淵也。漢書萬石君傳曰：徙其家長安戚里，以姊爲美人故。善曰：古詩云：交疏結綺窗。廣雅曰：猥，衆也，烏罪反。聲類曰：踥，躡也，徒協反。說文曰：　，隘也，丘知反。〉營客館以周坊，餚賓侶之所集。瑋豐樓之閈閎，起建安而首立。葺牆冪室，房廡雜襲。剞〈居綺〉劂罔掇，匠斲積習。廣成之傳無以疇，槀街之邸不能及。〈鄴城南有都亭，城東亦有都道，北有大邸[126]，起樓門臨道，建安中所立也。古者重客館，故舉年號也。春秋左傳曰：高其閈閎，繕完葺牆，以待賓客。圬人以時冪館宮室。子產曰：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，宮室卑埤，以崇大諸侯之館，館如公寢。爾雅曰：閎，巷門也。一曰：閎，門中所從出入也。葺，覆也。圬人，塗人也。冪，墁也。館宮室，諸侯傳也。史記，藺相如奉璧西入秦，秦舍相如廣城傳[127]。善曰：說文曰：廡，堂下周屋也。許慎淮南子注曰：剞劂。曲刀也。劂，九月反。鄭玄論語注曰：輟，止。掇，古字通[128]。張晏漢書注曰：疇，等也。漢書曰：郅支首懸槀街蠻夷邸間。晉灼曰：黃圖，在長安城內也。〉廓三市而開廛，籍平逵而九達。班列肆以兼羅，設闤闠以襟帶。濟有無之常偏，距日中而畢會。抗旗亭之巍薛〈五結〉，侈所覩之博大[129]。〈周禮，大市，日　　而市；朝市，朝時而市；夕市，日夕而市。此三市之謂也。達，已見上章[130]。傳曰：達市在達之上。易曰：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人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善曰：有無，謂貨物之多少也。二者常偏，此能濟之也。孟子曰：古之爲市也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。西京賦注曰：旗亭，市樓也。巍辟，高峻之貌。爾雅曰：覩，視也，他吊反。〉百隧轂擊，連軫萬貫，憑軾捶馬，袖幕紛半。壹八方而混

同，極風采之異觀。質劑〈子遺〉平而交易，刀布貿而無筭。〈軾，車橫覆膝，人所憑也。周官曰：聽賣買以質劑。又曰[131]：以質劑結信而止訟。鄭玄曰：質劑，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，若今下手書，保物要還矣。質，大賈也。劑，小賈也。刀布，錢刀之謂。荀卿書曰：省刀布之斂。善曰：西京賦曰：俯察百隧。史記，蘇秦曰：臨菑之塗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連衽成帷，舉袂成幕。左傳曰：楚子玉謂晉侯曰：君憑軾而觀之。說文曰：捶，擊也。河圖龍文曰：八方歸德。淮南子曰：采俗者，所以一羣生之短脩，明九夷之風采。高誘曰：風，俗。采，事也。〉財以工化[132]，賄以商通。難得之貨，此則弗容。器周用而長務，物背窳而就攻。不鬻邪而豫賈〈古〉，著馴風之醇醲。〈周官曰：百工飭貨八材，商賈阜通貨賄。漢書貨殖傳曰：桓、文之後，禮義大壞，上下相冒，於是商通難得之貨，工作無用之器。攻者，堅也。詩曰：我車既攻。通物曰商，居賣曰賈。禮記王制曰：器用不中度，不鬻於市；布帛精麤不中數，幅廣狹不中量，不鬻於市；姦色亂正色，不鬻於市；禽獸魚鼈不中殺，不鬻於市。此皆不鬻邪之義。史記曰：子產治鄭，不鬻賈[133]。周官曰：平肆展成。鄭玄曰：展，整也。成，平也。市者[134]使定物賈，防誑豫也。善曰：廣雅曰：財，貨也。財與材古字通。爾雅曰：賄，財也。廣雅曰：長，常也。言常習之。史記曰：舜居河濱，器不苦窳[135]。晉灼曰：窳，病也，餘乳反。淮南子曰：黃帝治天下，市不豫賈。周易曰：馴致其道。仲長子昌言曰：淑清穆和之風既宣[136]，醇醲之化既浹。孔安國尚書傳曰：醇，粹也。說文曰：醲，厚酒也，女龍切。優渥[137]，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。〉白藏〈平〉之藏〈去〉，富有無隄。同賑大內，控引世資，實幏積委，琛幣充牣〈仞〉。關石之所和鈞，財賦之所底慎。燕弧盈庫而委勁，冀馬填廄〈救〉而駔駿。〈白藏庫在西城下，有屋一百七十四間。爾雅曰：秋爲白藏，因以爲名也。大內，京邑都內寶藏也。漢書，淮南王安上疏曰：越人貢財之奉，不輸大內。食貨志曰：或委財。夏書曰：關石和鈞，王府則有。此夏之逸書。禹貢曰：庶土交正，底慎財賦，咸則三壤。鄴城西下有乘黃廄。燕，幽州也。弧，弓也。爾雅曰：北方之美者，有幽都之筋角焉。春秋左傳曰：冀之北土，馬之所生。善曰：周易曰：富有之謂大業。漢書，東方朔曰：不足以危無隄之輿。蘇林曰：隄，限也。爾雅曰：賑，富也。風俗通曰：槃瓠之後，輸布一匹二丈，是謂賓布。廩君之巴氏，出幏布[138]八丈。賓，在宗反。幏音稼。委音滯。賈逵國語注曰：關，通也。鄭玄儀禮注曰：和，調也。孔安國尚書傳曰：金鐵曰石，供民器用，通之使和平。子虛賦曰：充仞其中。說文曰：駔，壯馬也，子朗反。〉

「至乎勍敵糾紛，庶土罔寧。聖武興言，將曜威靈。介胄重襲，旍旗躍莖。弓珧〈以焦〉解檠〈巨景〉，矛鋋飄英。三屬之甲，縵〈莫韓〉胡之纓[139]。控絃簡發，妙擬更〈平〉羸。〈建安十九年五月，立魏公，位諸侯王上[140]，赤紱，遠遊冠。二十一年，

進爵爲王。二十二年，得設天子旍旗，出警入蹕，賜朱冠，冕十二旒，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建太常，設五時副車。爾雅曰：弓以蜃者謂之珧。蜃，骨也。檠，弓柙也。詩云：二矛重英。漢書刑法志曰：魏氏武卒，衣三屬之甲。趙惠文王好劍，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。趙太子悝謂莊周曰：吾王所見劍士，皆蓬頭突鬢，垂冠縵胡之纓，短後之衣，瞋目而語難者，王乃悅之。戰國策，更羸謂魏王曰：臣能虛發而下鴈。魏王曰[141]：然則射可至於此乎？更羸曰：可。有鴈從南方來，更羸虛發而鴈下。善曰：左氏傳曰：子魚曰：勍敵之人，隘而不成列。杜預曰：勍，強也。尚書曰：庶土交正。毛詩曰：庶士有揭。又曰[142]：興言出宿。長楊賦曰：以露威靈。金匱曰：良弓非勍檠不張。說文曰：鋋，小矛。史記曰：冒頓自立爲單于，控弦之士三十萬。班固漢書李廣述曰：控弦貫石，威動北鄰。爾雅曰：簡，擇也。謂擇處而發也。〉齊被練而銛〈息廉〉戈，襲偏袪以譖〈會〉列。畢出征而中律，執奇正以四伐。碩畫精通，目無匪制。推鋒積紀，鋩氣彌銳。三接三捷，既晝亦月。剋翦方命，吞滅咆〈白交〉烋〈虛交〉。雲撤叛換，席卷虔劉。禋〈子鴆〉威八紘，荒阻率由。洗兵海島，刷馬江洲[143]。振旅輷輷[144]，反旆悠悠。凱歸同飲，疏爵普疇。朝無刓〈五官〉印，國無費留。〈春秋左傳曰：被練三千。馬融曰：練爲甲裘。史記，蘇代曰：強弩在前，銛戈在後。司馬法曰：師多則譖。孫武曰：奇正還相生，若環之無端。莊子曰：庖丁爲文惠君屠牛[145]，手之所觸，莫不中音，合於桑林之舞。文君曰：善哉技！庖丁對曰：臣好者道，進乎技矣。臣始解牛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。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也。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若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；以無厚入有間，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。文君曰：善。吾聞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一紀，十二年。推鋒積紀，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，至建安二十五年[146]，軍無不尅，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。孫武曰：避其銳氣。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。易曰：晉，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。詩云：一月三捷。既晝亦月者，蓋取其頻繁之數，或日或月也。方命，放棄王命也。尚書曰：咈哉方命。尅翦方命者，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。咆烋，猶咆哮也，自矜健之貌也。詩云：咆烋于中國。吞滅咆烋者，剋默韓暹、楊奉之專用王命也[147]。叛換，猶恣睢也。漢書曰：項氏叛換。雲撤換叛者，謂討破袁紹，猶勝項羽也。虔劉，殺也。春秋左傳，呂相絕秦曰：虔劉我邊陲。席卷虔劉者，謂擒呂布於徐州，剋袁術於揚州，平韓約、馬超於雍州，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[148]。禋威八紘、荒阻率由者，謂北羈單于于白屋[149]，東懷孫權於吳會，西攝劉備於巴蜀也。刷，小嘗也。司馬相如梨賦曰：唰嗽其漿。史記，蘇秦曰：輷輷殷殷，若三軍之衆。穀梁傳曰：入曰振旅，兵事以嚴終也[150]。春秋左傳曰：凡公行，告於宗廟，反行飲至。漢書曰：疏爵而貴之。疏爵普疇，疇其爵邑者。刓印，印角刓也。韓信傳曰：項王有功當封爵，印刓忍不能與。孫子兵法曰：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，命曰費留。善曰：

國語曰：公使申生伐東山。韋昭注曰：東山，皐落氏也[151]。衣之偏袂之衣。韋昭注曰：袂在中，左右異，故曰偏袂，音督。說文曰：譄列，中止也。然譄列，或止或列。周易曰：師出以律。漢書，楊雄上疏曰：石畫之臣甚衆。史記曰：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，秦人見穆公窘，亦皆推鋒爭死。尚書曰：方命圮族。春秋感精符曰：楚圖宋，更相吞滅。春秋推誠圖曰：諸侯冰散席卷，各爭恣妄。西都賦[152]曰：禋威盛容。淮南子曰：八澤之外，乃有八紘。尚書曰：率由典常，以藩王室。魏武兵接要曰：大將將行，雨濡衣冠，是謂洗兵。刷，猶飲也，所劣切[153]。劉劭七華曰：漱馬河源，遊目崑崙。蒼頡篇曰：輷輷，衆車聲也，呼萌切。今爲輷字，音田。毛詩曰：悠悠旆旌。魏武孫子注曰：賞不以時，但留費也。〉

「喪亂既弭而能宴，武人歸獸而去戰。蕭斧戢柯以柙刃，虹旌攝麾以就卷。斟洪範，酌典憲。觀所恒，通其變。上垂拱而司契，下緣督而自勸。道來斯貴，利往則賤。囹圄寂寥，京庾流衍。〈尚書曰：往伐歸獸。桓譚新論，雍門周說孟嘗君曰：以強秦之勢伐弱燕[154]，譬猶　　蕭斧以伐朝菌也。馬融廣成頌曰：建雄虹之長旌。洪範，箕子陳政術之篇也。易曰：觀其所恒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又曰：通其變，使人不倦。老子曰：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善曰：毛詩曰：喪亂既平[155]，周公攝政，弘化弭亂。司馬法曰：以戰去戰，雖戰可也。柙，胡甲反。尚書曰：垂拱而天下治。莊子曰：緣督以爲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。司馬彪曰：緣，順也。督，中也。順守道中，以爲常也。禮記曰：仲春省囹圄。文子曰：法寬刑緩，囹圄空虛。毛詩曰：曾孫之庾，如坻如京。鄭玄曰：庾，露積穀也。〉於時東鯷即序，西傾順軌。荊南懷憓〈惠〉，朔北思韙〈偉〉。緁緁迥塗，驟山驟水。襁負賫贄，重譯貢篚。髽首之豪，鏤耳之傑。服其荒服。歛衽〈而審〉魏闕。置酒文昌，高張宿設。其夜未遽，庭燎晰晰。有客祁祁，載華載裔〈入聲，協韻〉。岌岌冠縰〈所綺〉，纍纍辮髮。清酤〈戶〉如濟，濁醪如河。凍醴流漸，溫酎躍波。豐肴衍衍[156]，行庖皤皤。愔愔醧〈一據〉讌，酣湑無譁〈呼瓜反〉。〈地理志曰：會稽海外，有東鯷人[157]，分爲二十餘國，以歲時獻見。尚書禹貢曰：織皮西傾，因桓是來。織皮，西戎國也。憓，順也。司馬相如封禪書曰：義征不憓。淮南子曰：三苗髽首。賫，禮贄也。周官曰：九州之外，謂之藩國，世一見，各以其所貴寶爲贄。孟子曰：將有遠行，行者必以賫。蒼頡篇曰：賫，財貨也[158]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匈奴南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，待以客禮。張衡南都賦曰：九醞甘醴，十旬兼清。蘇秦曰：齊有清濟濁河。楚辭小招魂曰[159]：挫糟凍飲酎清涼。王逸曰：凍，冷也。酎，三重釀醇酒也。韓詩云：賓爾籩豆，飲酒之醧。能者飲，不能者已，謂之醧。許氏曰：醧，酒美也。善曰：尚書曰：西戎即序。尸子曰：荊者非無東西也，而謂之南，其南者多也[160]。杜預左氏傳注曰：韙，是也。論語曰：襁負其子。博物志曰：織縷爲

之，以約小兒於背上。尚書曰：厥貢漆絲，厥篚織文。山海經曰：青要之山，魋武羅司之，穿耳以鐻。郭璞曰：鐻，金銀之器名。魋，音神。鐻，音渠。漢書曰：高張四縣。晉灼曰：樂四縣也。周禮曰：凡樂事宿縣。毛詩曰[161]：夜未央。鄭玄曰：未渠央也。毛詩曰：庭燎晰晰。又曰：采蘩祁祁[162]。楚辭曰：高余冠之岌岌。鄭玄禮記注曰：纚，今之幘也。纚與縰同。漢書曰：諸侯纍纍從楚。又，終軍曰：解辮髮，削左衽。毛詩曰：既載清酤。說文曰：漰，流冰也。周易曰：鴻漸于磐，飲食衎衎。王肅曰：衎衎，寬饒之貌也。皤皤，豐多貌也。韓詩曰：愔愔夜飲。薛君曰：愔愔，和悅之貌也。孔安國尚書傳曰：樂酒曰酣。毛詩曰：迨我暇矣，飲此湑矣。毛詩曰：湑[163]，莤也。鄭玄曰：沛，莤之也[164]。一曰：湑，樂也。醧，乙據反。〉延廣樂，奏九成。冠韶夏，冒六莖[165]。儲響起，疑震霆。天宇駭，地廬驚。億若大帝之所興作，二嬴之所曾聆。〈善曰：賈逵國語注曰：延，陳也。尚書曰：簫韶九成，鳳凰來儀。樂動聲儀曰：帝嚳樂曰六英，帝顓頊曰五莖，舜曰大韶，禹曰大夏。宋衷曰：六英，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也。五莖，能爲五行之道，立根本也。漢書曰：顓頊作六莖。夏，大承二帝也。韶，繼堯也。儲與曹古字通。西京賦曰：大帝說秦穆公而覲之，饗以鈞天廣樂。史記曰：趙簡子病，扁鵲視之曰：昔秦穆公[166]嘗如此，七日而寤。寤之日，告公孫支曰：我之帝所甚樂[167]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。二日，簡子寤曰[168]：我之帝所甚樂，與百神遊於鈞天，廣樂九奏萬舞，不類三代之樂。又曰：趙氏之先，與秦同祖。然則秦、趙同姓，故曰二嬴也。博雅曰：聆，聽也。〉金石絲竹之恒韻，匏土革木之常調。干戚羽旄之飾好〈去〉，清謳微吟之要妙。世業之所日用，耳目之所聞覺。雜糅紛錯，兼該泛博。鞮鞻所掌之音，韎〈邁〉昧任〈而金〉禁〈金〉之曲。以娛四夷之君，以睦八荒之俗。〈鞮鞻，周掌樂官名也。周官，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。韓詩內傳曰：王者舞六代之樂，舞四夷之樂，大德廣之所及。善曰：周禮曰：播之以八音：金、石、土、革、絲、木、匏、竹。禮記□曰[169]：干戚羽旄謂之樂。鄭玄曰：干，盾也。戚，斧也。武舞所執。羽，翟羽也。旄，旄牛尾。文舞所執。魏文帝樂府曰：短歌微吟不能長。孔叢子曰：世業不替。周易曰：百姓日用而不知。鄭玄周禮注曰：鞮鞻，四夷舞者扉也。鞮，都泥反。鞻，俱具反。毛萇詩傳曰：東夷之樂曰韎。孝經鉤命決曰：東夷曰昧，南夷曰任，西夷之樂曰株離，北夷之樂曰禁。然韎、昧皆東夷之樂，而重用之，疑誤也。甘泉賦曰：八荒協兮萬國諧。〉

「既苗既狩，爰遊爰豫。藉田以禮動，大閱以義舉。備法駕，理秋御。顯文武之壯觀，邁梁駒之所著。〈夏獵曰苗，冬獵曰狩。建安二十一年三月，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。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，治兵，上親執金鼓，以詔進退。大閱，講武也。魯詩傳曰：古有梁駒。梁駒，天子獵之田曲也[170]。善曰：孟子，夏諺曰[171]：吾王不遊，

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遊一豫，爲諸侯度。禮記曰：天子爲藉田千畝。公羊傳曰：大閱者何？簡車馬也。蔡邕獨斷曰：天子有法駕。莊子曰：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，夜夢受秋駕於其師。明日往朝其師，其師望而謂之曰：吾非獨愛道也，恐子之未可與也。今將教子以秋駕。司馬彪曰：秋駕，法駕也。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。〉林不槎枿，澤不伐夭。斧斨以時，罾　　以道。德連木理，仁挺芝草。皓獸爲之育藪，丹魚爲之生沼。裔雲翔龍，澤馬亍阜。山圖其石，川形其寶。莫黑匪烏，三趾而來儀。莫赤匪狐，九尾而自擾。嘉穎離合以蓂蓂，醴泉涌流而浩浩。顯禎祥以曲成，固觸物而兼造。蓋亦明靈之所酬酢，休徵之所偉兆。〈草木未成曰夭。斨，方銎斧也[172]。詩曰：取彼斧斨，以伐遠揚。延康元年，木連理，芝草生於樂平郡，白鹿白麞見於郡國，赤魚見於太原郡。黃初元年十一月，黃龍高四五丈，出雲中。張口正赤。裔雲者，外赤內青也。楊雄太玄經曰[173]：紫霓裔雲。澤馬見於上黨郡。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，始見於建安，形成於黃初，文備於大和，周圍七尋，中高一仞，旁厚一里，蒼質素章，龍馬鳳凰仙人之象，粲然盛著，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[174]。黃初二年，醴泉出，河內郡玉璧一枚。延康元年，三足烏、九尾狐見於郡國，嘉禾生，醴泉出。易曰：顯道而神德行[175]。是故可與酬酢，可與佑神矣。賓主俱飲，主人先舉，名曰酬。客酌主人酒，名曰酢。酢者，報也。行道德，宇神明，而祥瑞皆至。此蓋明靈感應之理，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，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。善曰：國語，里革曰：山不槎蘖，澤不伐夭。槎，士雅切。枿，五割切。夭，烏老切。斨，七羊切。罾，子能切。文子曰：鷹隼未擊，羅罔不得張谷；草木未落，斤斧不得入山林。孝經援神契曰：德至草木，則木連理。古瑞命記曰：王者慈仁，則芝草生。說文曰：亍，步也[176]，丑赤反。毛詩曰：莫赤匪狐，莫黑匪烏。尚書曰：鳳凰來儀。應劭漢書曰：擾，音擾[177]，馴也。說文曰：穎，穗也。蓂，茂盛貌，子本切。蒼頡篇曰：禎，善也。周易曰：曲成萬物而不遺。尚書，有休徵。孔安國曰：序美行之驗也。說文曰：偉，大也。〉

「旼旼率土，遷善罔匱。沐浴福應，宅心醇〈徒南〉粹。餘糧栖畝而弗收，頌聲載路而洋溢。河洛開奧，符命用出。翩翩黃鳥，銜書來訊〈叶韻，音悉〉。人謀所尊，鬼謀所秩。劉宗委馭，巽其神器。闚玉策於金縢，案圖籙於石室。考歷數之所在，察五德之所莅。量寸旬，涓吉日。陟中壇，即帝位。改正朔，易服色。繼絕世，脩廢職。徽幟以變，器械以革。顯仁翌明，藏用玄默。菲言厚行，陶化染學。讎校篆籀，篇章畢覩。優賢著於揚歷，匪孽形於親戚。〈河、洛開奧，河出圖，洛出書也。黃初元年，黃鳥銜丹書，晝見河尚臺。易曰：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玉策，玉牒也。尚書曰：納策于金縢。縢，緘也。楊雄遺劉歆書曰：得觀書於石室。莅，臨也。詩曰：方叔莅止。司馬法曰：明不寶咫尺之玉，而愛寸陰之旬。旬，時也。禮記曰：聖人南面而治天下，改正朔，易

服色，殊徽號，異器械。易曰：顯諸仁，藏諸用。讎校，所爲讎校者也。魏文帝好書，作皇覽，諸文章辭藻，多奏御，故曰讎校。尚書盤庚曰：優賢揚歷。歷，試也。善曰：封禪書曰：旼旼穆穆。周易曰：君子見善則遷，有過必改。史記，太史公曰：成王作頌，沐浴膏澤。尚書曰：宅山阜猥積。醰，美也。廣雅曰：粹，純也。淮南子曰：昔容成之時，置餘糧於畝首。蔡雍胡廣碑曰：餘糧栖于　　畝。公羊傳曰：古者什一而籍，而頌聲作矣。毛詩曰：厥聲載路。毛萇曰：路，大也。七略曰：鄒子有終始五德，從所不勝，木德繼之，金德次之，火德次之，水德次之。魏志曰：文帝諱丕，字子桓，武帝太子，爲魏王。漢帝以衆望在魏，遂禪位，乃爲壇於繁陽。王升壇即阼，改元爲黃初。尚書曰：將遜于位。遜與巽同。涓，擇也，古玄切。淮南子曰：君人之道，儼然玄墨[178]。馬融論語注曰：菲，薄也。論語曰：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[179]。風俗通曰：案劉向別錄，讎校，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得繆誤，爲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怨家相對。漢書音[180]義曰：周宣王太史大篆也[181]。籀，音胄。漢書，晁錯曰：今陛下不孽諸侯。應劭曰：接之以禮，不以庶孽畜之也。〉本枝別幹，蕃屏皇家。勇若任城，才若東阿。抗旍則威喻秋霜，摛翰則華縱春葩。英喆〈知列〉雄豪，佐命帝室。相兼二八，將猛四七。赫赫震震，開務有謐。故令斯民睹泰階之平，可比屋而爲一。〈建安二十三年，代郡烏丸反，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爲北中郎將，行驍騎將軍。入涿郡界，叛胡數千騎卒至，彰唯有步卒千人，騎數百疋，身自搏戰，追胡，大破之，斬首五千餘級。二八者，八元八凱也。四七者，漢光武二十八將也。黃帝泰階六符經曰：泰階者，天之三階也。上階，上星爲天子，下星爲女主。中階，上星爲諸侯三公，下星爲卿大夫。下階，上星爲元士，下星爲庶人。三階平，則陰陽和，風雨時，歲大登，民人息，天下平，是謂太平。善曰：毛詩曰：本支百世。說文曰：幹，本也。左氏傳，富辰曰：封建懿親，以蕃屏周。蔡邕述行賦曰：皇家赫而天居。彰後爲任城王，植爲東阿王。漢書，終軍曰：驃騎抗旌，昆耶左衽。喻，猶猛也，魚瞻反。荀悅申鑒曰：人主怒如秋霜。答賓戲曰：摛藻如春華。易乾鑿度曰：代者赤兌黃佐命。應劭漢官儀曰：帝室，猶古言王室。毛詩曰：赫赫師尹[182]。周易曰：夫易開物成務。爾雅曰：謐，靜也，音密。尚書大傳曰：周人可比屋而封。〉

「箕祀有紀，天祿有終。傳業禪祚，高謝萬邦。皇恩綽矣，帝德沖矣。讓其天下，臣至公矣。榮操行之獨得，超百王之庸庸。追亘卷領與結繩，睠留重華而比蹤。尊盧赫胥，羲農有熊。雖自以爲道，洪化以爲隆[183]。世篤玄同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？〈淮南子曰：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，其爲德，生而不殺。莊周曰：昔者軒轅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虙戲、神農氏，當是時，人結繩而用之。若此之時，則至治也。黃帝一號有熊氏。踵，繼也。武，跡也。楚辭曰：及前王踵之武[184]。善曰：幽通賦曰：旦箕祀于契龜。音義曰：箕，數也。尚書曰：天祿永終。王逸楚辭注曰：謝，去也。西京賦

曰：皇恩溥。尚書曰：帝德廣運。老子曰：大滿若沖。字書曰：沖，虛也。魏志曰：陳留王奐即皇帝位，後禪位于晉嗣王。魏世譜曰：魏封帝爲陳留王。臣至公，謂帝爲臣於晉，至公之道也。仲長子昌言曰：人主臨之以至公。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：操行之不得。班固曰：漢承百王之弊。馮衍顯志賦曰：非庸庸之所識。庸，謂凡常無奇異也。史記曰：舜字重華。高誘淮南子注曰：隆，盛也。老子曰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是謂玄同。韓子曰：雖厚愛之，奚遽不亂。〉是故料〈聊〉其建國，析其法度。諮其考室，議其舉厝。復之而無斁，申之而有裕。非疏糲〈魯葛〉之士所能精，非鄙俚之言所能具。〈詩云：斯干，宣王考室也。疏糲，麤也。韓非曰：糲糧之飲，黎藿之羹。斁，猒也。漢書司馬遷傳曰：質而不俚。俚，鄙也。善曰：說文曰：析，量也。爾雅曰：諮，謀也。陳琳檄吳將校曰：豈輕舉厝也哉！毛詩曰：無斁於人斯。又曰：綽綽有裕。〉

「至於山川之倬詭，物產之魁殊。或名奇而見稱，或實異而可書。生生之所常厚，洵美之所不渝。其中則有鴛鴦交谷，虎澗龍山。掘鯉之淀，蓋節之淵。　　精衛，銜木償怨。常山平干[185]，鉅鹿河間。列真非一，往往出焉。昌容練色，犢配眉連。玄俗無影，木羽偶仙。琴高沈水而不濡，時乘赤鯉而周旋。師門使火以驗術，故將去而林燔。〈老子曰：人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也。謂適生生之情[186]以自厚也。鴛鴦水在南和縣西。交谷水在鄴南。虎澗在鄴西南。龍山在廣平沙縣[187]。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。淀者，如淵而淺也。蓋節淵在平原鬲縣北。山海經曰：發鳩之山有鳥，狀如烏，文首，白喙，赤足，名曰精衛。赤帝之女，名曰女娃。女娃遊於海，溺而不反。精衛[188]常取西山之木石，以堙東海焉。列真，謂列仙也。列仙傳，昌容者，常山道人也，自稱殷王女。食蓬累根二百餘年，而顏色如年二十人。故曰鍊色。犢子者，鄴人也。時壯時老，時好時醜，乃知其仙人也。陽都女者，生而連眉，耳細而長，衆以爲異，俗皆言此天人也。會犢子來過都女，都女悅之，遂留相奉待，出門共牽犢耳而走，莫能追之。玄俗者，自言河間人也。餌巴豆雲英，賣藥於市，七丸一錢，治百病。王病癡，服藥，用下虵十餘頭。王家老舍人自言，父甘見俗[189]，俗形無影。王呼俗著日中，實無影。河間，故趙也，文帝三年以爲國。木羽者，鉅鹿南和人也。母貧賤，常助產婦，兒生，自下唼母，母大怖。暮，夢見大冠赤幘守兒，言此兒司命君也，當報汝恩，使子與木羽俱仙。母陰信識之，後兒生，字之爲木羽。兒至年十五，夜有車馬來迎之，呼：木羽木羽，爲我御來。遂俱去。琴高者，趙人也。浮遊冀州二百餘年，後辭入碣水中[190]，取龍子，與諸弟子期。期日皆絜齊待於傍，設屋祠，果乘赤鯉來，出坐祠中。留一月，復入水去。師門者，嘯父弟子，亦能使火，爲孔甲龍師。孔甲不能修其心意，殺而埋之外野。一旦，風雨迎之，訖，則山木皆燔。孔甲祠而禱之，未還而道死。嘯父，冀州人也，在曲周市上[191]。曲周屬廣平郡，漢武帝征和二年，嘗爲平干國，故曰常山平干也。師門者，本

嘯父弟子，故附冀州。善曰：廣雅曰：倬，絕也。薛綜西京賦注曰：詭，異也。王逸楚辭注曰：魁，大也。鄭玄周禮注曰：生，猶養也。劉瓛周易義曰：自無出有曰生。毛詩曰：洵美且仁。鄭玄曰：洵，信也。毛詩曰：舍命不渝。毛萇曰：渝，變也。淀，音殿。說文曰：　　，亦翅字。翼，翅也，叔豉切，今音祇。　　，飛貌[192]。馮衍爵銘曰：壽配列真。劉歆移曰：天下衆書，往往頗出。左傳，太史尅曰：奉以周旋。〉易陽壯容，衛之稚質。邯鄲躚步，趙之鳴瑟。真定之梨，故安之栗。醇酎中山，流湎千日。淇洹之筍，信都之棗。雍丘之粱，清流之稻。錦繡襄邑，羅綺朝歌。緜纊房子，縑總清河。若此之屬，繁富夥〈禍〉夠〈古侯。〉非可單究，是以抑而未罄也。〈枚乘兔園賦曰：易陽之容。淮南子曰：蔡之幼女，衛之稚質。史遷記曰：趙中山鼓鳴瑟，趾躍躚[193]。真定屬中山郡，出御梨。故安屬范陽，出御栗。楊雄幽州箴曰：蕩蕩幽州，惟冀之別。禹貢無幽州，故安今見屬中山郡。中山出好酎酒，其俗傳云：昔有人曰玄石者，從中山酒家酤酒，酒家與之千日之酒，語其節度，比歸數百里[194]可至於醉。如其言飲之，至家而醉。其家不知其醉，以爲死也，棺斂而葬之。中山酒家計向千日，憶曰：玄石前來酤酒，其醉向解也。遂往問其鄰人，曰：玄石死來三年，服已闋矣。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，掘而開其棺，玄石於是醉始解，起於棺中。其俗語曰：玄石飲酒，一醉千日。信都屬安平，出御棗。雍丘屬陳留也。地理志曰：魏，參之分野，南有陳留。桓斌曰：雍丘之糧。清流鄴西，出御稻。襄邑屬陳留，舊有服官。中都賦曰：朝歌羅綺。又，房子出御緜。清河出縑總。清河一名甘陵也。善曰：漢書音義，臣瓚曰：跕爲躚[195]。跕，都牒反。躚，所解反。薛君韓詩章句曰：均衆謂之流，閉門不出容[196]謂之湎。淇園，已見上文。杜預左氏傳注曰：水出洹汲郡[197]。汲，即衛地也。洹或爲園。洹，音垣。孔安國尚書傳曰：纊，細緜。廣雅曰：總，絹也。廣雅曰：夠，多也[198]。〉蓋比物以錯辭，述清都之閑麗。雖選言以簡章，徒九復而遺旨。覽大易與春秋，判殊隱而一致[199]。末上林之隤牆，本前脩以作系〈胡計切〉。〈逸詩：九變復貫，知言之選。擇來比物，謂屬變而還復舊貫，則知言之選，擇來[200]比物錯辭，物土之敘也。屈原遠遊曰：造旬始，觀清都。言雖選言簡章，徒至九復，而猶遺其精旨也。春秋推見以至隱，易本隱以之顯，所言雖殊，其合德一也。故曰末上林之隤牆，本前脩以作系也。前脩，謂前賢也。離騷，攉吾法夫前脩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：頹牆填壍，使山澤之人得至。楊雄羽獵賦後曰：放雉兔，收罝罘，與百姓共之。亂者，理也。傳曰：有亂臣十人。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，理其前過甚之事也。張衡東京賦曰：相如壯上林之觀，楊雄騁羽獵之辭，雖系以隤牆填壍，亂以收其罝罘，卒無補於風規。蓋易有系辭之義，而以本於前脩以爲系胤之意也。系者，胤也。且易之系，述而辨，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，後說隤牆之事，首尾相劘，非本系辭之流也。而張衡云系以隤牆，謂爲系辭同音[201]，於義有未安焉。諸文賦之後亂者，與本絕。於隤牆、收罝罘，雖不與本文絕義，張氏同諸系辭之別，可知也。

善曰：韓子曰：連類比物。列子曰：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[202]，王以爲清都紫微。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：推見至隱。言大易、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，故觀覽而法則之。上林則頹牆填壍，雖本前修而作系，所謂勸百而諷一，故輕末而鄙賦。〉

「其軍容弗犯，信其果毅。糾華綏戎，以戴公室。元勳配管敬之績，歌鍾析邦君之肆。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。〈國語曰：鄭伯納女樂二八，歌鐘二肆。公錫魏絳女樂一八，歌鍾一肆，曰：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，於今八年，七合諸侯，寡人無不得志，與子共之。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，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，故謂之元勳配管敬之績也。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，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[203]。善曰：司馬法曰：古者國容不入軍，軍容不入國。禮記曰：介胄有不可犯。鄭玄禮記注曰：信，讀如屈伸之伸，假借字也。左氏傳，君子曰：殺敵爲果，致果爲毅。班固漢書述曰：太祖元勳，啓立輔臣。毛詩曰：令問令望。〉閑居隘巷，室邇心遐。富仁寵義，職競弗羅。千乘爲之軾廬，諸侯爲之止戈。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。〈呂氏春秋曰：段干木者，魏文侯敬之，過其廬而軾之。其僕曰：干木，布衣耳，而君軾其廬，不亦過乎？文侯曰：干木不趣俗役，懷君子之道，隱處窮巷，聲馳千里之外，未肯以己易寡人也。寡人光乎勢，干木富於義。勢不如德尊，財不如義高，吾安敢不軾乎？秦欲攻魏，而司馬康諫曰：段干木，賢者，而魏禮之，天下皆聞，無乃不可加乎兵[204]。秦君以爲然，乃止。干木寂然不競於俗，故曰職競弗羅也。逸詩云：兆云詢多，職競弗羅。善曰：漢書曰：司馬相如稱疾閑居。毛詩曰：誕寘之隘巷。又曰：其室則邇。老子曰：解其紛也。〉貴非吾尊，重士踰山。親御監門，嗛嗛同軒。搦〈女格〉秦起趙，威振八蕃。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。〈史記曰：魏有隱士曰侯嬴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者。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。坐定，從車騎，虛左，自迎侯生。秦兵圍邯鄲。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，平原使使讓公子。公子數請王，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。王畏秦，終不聽公子。公子用侯生策，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，而奪其軍，進擊秦軍。秦軍解去，邯鄲遂存。秦兵伐魏，公子駕歸，救魏王，魏王以上將授公子。公子使徧告諸侯，諸侯各進兵救魏。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，至函谷關，秦兵不敢出。當是之時，公子威振天下。善曰：史記曰：侯生直上載，欲以觀公子。公子執轡愈恭。然親御，謂身自爲御也。監門，即侯嬴也。周易曰：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。嗛，古謙字。說文曰：搦，按也[205]。〉英辯榮枯，能濟其厄。位加將相，窒〈知逸〉　之策。四海齊鋒，一口所敵，張儀、張祿[206]亦足云也。〈史記，張儀者，魏人也。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，蘇秦自以不及張儀。儀以學而遊說諸侯。嘗從楚相飲，楚相亡璧。楚相門下意張儀，曰：儀貧無行，此必盜相君璧。共執儀，掠笞數百，不服，釋之。張儀相秦，使於諸侯，皆說之，散其合從之謀。秦封儀爲武信君。爲秦將取陜，築上郡塞。范雎者，魏人也。遊說欲事魏王，家貧無以自資，乃事魏中大夫須賈。賈怨范

睢，以告魏將魏齊，笞擊折脅摺齒。睢佯死，即盛以簀中。范睢謂守者曰：公能出我，我必厚謝公。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。遂伏匿，更名張祿先生，隨秦謁者王稽入秦，謂昭王曰：臣居山東時，聞齊有田單，而不聞其有王也。聞秦有太后、穰侯，不聞其有王也。今太后擅行不顧，穰侯出使不報，華陽、涇陽專斷不請。四貴備而國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昭王懼，乃疑穰侯，收其印，而相張祿，爲應侯。應侯之相秦，蔡澤說曰：今君相秦，計不下席，謀不出廊廟，坐制諸侯，六國不得合從，使天下皆畏秦也。善曰：曹植輔臣論曰：英辯博通。張升及論曰[207]：噓枯則冬榮。解嘲曰：窒　　蹈瑕，而無所屈也。〉

「搉惟庸蜀與鴝鵒同窠[208]，句吳與鼃黿同穴。〈善曰：許慎淮南子注曰：搉，揚搉，略也。尚書曰：及庸蜀人。孔安國曰：庸在江、漢之南。左氏傳曰：鸜鵒株株。鸜，具瑜反。株，音誅。世本曰：吳孰姑徙句吳。注：孰姑，壽夢也。句吳，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。句，音溝。說文曰：鼃，蝦蟆也，胡蝸反。鄭玄周禮注曰：黿，蝦蠃屬也。黿，莫耿切。〉一自以爲禽鳥，一自以爲魚鼈。〈善曰：漢賈捐之上書曰：駱越之人，譬猶魚鼈，何足貪也！鍾會蒭蕘論曰[209]：吳之玩水若魚鼈，蜀之便山若禽獸。〉山阜猥積而踦　　，泉流迸集而唼咽。隰壤濈漏而沮洳，林藪石留〈力又〉而蕪穢。〈山阜猥積，蜀也。泉流迸集，吳也。戰國策：段規謂韓王曰：分地必取成皐，韓王曰：成皐石留之地，無所用之也。石留之地，喻土地多石，猶人物之有留結也。一曰：壤漱而石也。或作溜字。善曰：廣雅曰：踦　　，傾側也。字書曰：迸，散走也[210]。唼咽，流不通也。唼，烏朗反。公羊傳曰：濈者何？漬也。作廉反。周易曰：甕敝漏。然漏猶滲也。滲，所禁反。毛詩曰：彼汾沮洳。毛萇曰：沮洳，其漸洳也。漢書楊惲曰：蕪穢不治。〉窮岫泄雲，日月恒翳。宅土熇暑，封疆障癘。〈吳、蜀皆暑濕，其南皆有瘴氣。善曰：泄，猶出也。埤蒼曰：熇，熱貌，許妖切。〉蔡莽螫〈適〉刺〈力割〉，昆蟲毒噬。〈蔡莽螫刺，多毒草也。昆蟲毒噬，蝮蛇鴆鳥之屬也。善曰：王逸楚辭注曰：蔡，草莽也。方言曰：莽，草也，南楚曰莽。鄭玄禮記注曰：昆，明也。明蟲者，陽而生，陰而藏。詩序曰：文王德及鳥獸昆蟲[211]。〉漢罪流禦，秦餘徙刵。〈楊雄蜀都賦曰：秦、漢之徙，充以山東。貨殖傳曰：秦破趙、遷卓氏於蜀。漢時，日南、比景、合浦、九真亦皆有徙者，息夫躬、孫寵之屬焉。善曰：左氏傳：舜流四凶族，以禦螭魅。廣雅曰：刵，餘也，力制反。〉宵貌蕞〈罪〉陋，稟質遳脆〈蔣衛〉。巷無杼〈直呂〉首，里罕耆耋。〈地理志曰：江南卑濕，丈夫多夭。巴、蜀輕易淫泆，柔弱褊阨。漢書曰：人宵天地之貌。方言曰：燕記曰：豐人杼首。杼首，長首也。燕謂之杼。交、益之人，率皆弱陋，故曰無杼首也。善曰：左氏傳曰：蕞爾小國。杜預曰：蕞爾，小貌也。廣雅曰：質，軀也。遳，亦脆也，七戈反。說文曰：脆，少耎易斷也。左氏傳曰：王使宰孔謂齊侯曰：伯舅耋老。杜預曰：七十曰耋。〉或魋〈直追〉髻而左言，或鏤膚而鑽髮。或明發而嬥歌，

或浮泳而卒歲。〈楊雄蜀記曰：蜀之先代，人椎結左語，不曉文字。嬥，謳歌，巴土人歌也[212]。何晏曰：巴子謳歌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。潛行爲泳。詩曰：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善曰：漢書，淮南王曰：越鑽髮文身之人。張揖以爲古翦字也，子踐反。文身，即鏤膚也。毛詩曰：明發不寐。爾雅曰：嬥嬥契契[213]，愈遐急也。郭璞曰：賦役不均，賢人憂歎，遠急切也。佻或作嬥，音葦苕，一音徒了反[214]。毛詩曰：何以卒歲？〉風俗以鋭果爲嬾，人物以戕害爲藝。〈善曰：楊雄反騷曰：何文肆而質鋭。應劭曰：鋭，狹也，下介切。方言曰：倮，勇也。果與倮古字通。說文曰：嬾，靜好也，音晝。左氏傳曰：自內害其君曰殺，自外曰戕。七良反。〉威儀所不攝，憲章所不綴。〈禮記曰：孔子憲章文、武。善曰：毛詩曰：朋友攸攝，攝以威儀。賈逵國語注曰：綴，連也。〉由重山之束阨〈烏介〉，因長川之裾勢[215]。距遠關以闕　〈俞〉，時高樔而陛制。〈重山束阨，謂蜀也。長川裾勢，謂吳也。漢書曰：形束壤制。善曰：束扼，拘束其民[216]，由於湫厄也。据勢，依据川之形勢也。闕　，望尊位也[217]。陛制，亦以高樔之陛，而能約制其民也。漢書音義，言其土地形勢[218]足以束制其人也。据，古據字，九御切。〉薄戍緜冪，無異蛛蝥之網；弱卒瑣甲，無異螳蜋之衛。〈善曰：緜冪，微貌。呂氏春秋，湯祝曰：蛛蝥作罔罟，今之人學之。蛛，音株。蝥，莫侯反。莊子，蘧伯玉謂顏闔曰：汝不知夫螳蜋乎？怒其臂以當車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。〉

「與先世而常然，雖信險而勦絕。揆既往之前迹，即將來之後轍。成都迄已傾覆，建鄴則亦顛沛[219]。〈善曰：尚書曰：天用勦絕其命。勦，子小反。左傳，呂相絕秦曰：傾覆我社稷。論語曰：顛沛必於是。馬融曰：顛沛，僵仆也。〉顧非累卵於疊棊，焉至觀形而懷怛！〈善曰：言其危懼易見，不俟觀形也。說苑曰：晉靈公造九層臺，孫息聞之，求見曰：臣能累十二博棊，加九雞子其上。公曰：子作之。孫息以棊子置下，加九雞子于其上。靈公曰：危哉！孫息曰：是不危，復有危於此者。九層之臺，三年不成，鄰國將欲興兵，社稷亡滅，君欲何望？公即壞臺。賈逵國語注曰：怛，懼也。〉權假日以餘榮，比朝華而菴〈奄〉藹。〈善曰：權，猶苟且也。楚辭曰：聊假日以須時。說文曰：木堇，朝華暮落。〉覽麥秀與黍離，可作謠於吳會。」〈善曰：尚書大傳曰：微子將□朝周[220]，過殷之墟，見麥秀之　　，曰：此父母之國，宗廟社稷所立也。志動心悲，欲哭則爲朝周，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，作雅聲。毛詩序曰：黍離，閔宗周。大夫行役，過故宗廟宮室，盡爲禾黍，而作是詩。〉

先生之言未卒，吳蜀二客，矐焉相顧[221]，　焉失所[222]。有靦菅容，神忿形茹。弛氣離坐，愧墨而謝。〈矐，懼也。左傳曰：駟氏矐懼。毛詩曰：有靦面目。菅，愧也。左傳曰：亦無菅焉。楊雄方言曰：慙也，荊楊之間曰愧。善曰：張以　，先壠反。今本

並爲矐。矐，大視，呼縛反。說文曰：　　，失意視[223]，他狄反。字書曰：蘩，垂也，謂垂下也。忣，與蘩同，而髓切[224]。說文曰：忣，心疑也，亦而髓反[225]。呂氏春秋曰：以茹魚驅蠅，蠅愈至而不可禁。然茹，臭敗之義也，如舉反。廣雅曰：弛，釋也，施紙反。忕，勅典反。杜預左氏傳注曰：墨，色下也。說文曰：謝，辭也。〉曰：「僕黨清狂，怵迫閩濮〈卜〉。習蓼蟲之忘辛，翫進退之惟谷。非常寐而無覺，不覩皇輿之軌躅。〈漢書，昌邑王賀傳曰：賀清狂不慧。注[226]，色理清徐而心不慧，故曰清狂也。賈誼鵩鳥賦曰：怵迫之徒，或趣西東。善曰閩，已見吳都賦。孔安國尚書注曰：濮國在江、漢之南。楚辭注曰：蓼蟲不知從乎葵藿。王逸曰：蓼蟲處辛剌，食苦惡，不從葵藿食甘美。毛詩曰：人亦有言，進退惟谷。又曰：尚寐無覺。楚辭曰：恐皇輿之敗[227]。班固漢書，班嗣曰：伏周、孔氏之軌躅。音義曰：躅，迹[228]也。〉過以　　剽之單慧[229]，歷執古之醇聽。〈楊雄方言曰：　　剽，輕也。善曰：鄭玄禮記注曰：過，猶誤也。王逸楚辭注曰：歷，逢也。老子曰：執古之道。　　，敷劍切。剽，匹妙反。〉兼重〈一龍反〉恇以賕繆，偭辰光而罔定。〈善曰：言既重其恇而又累其繆也。廣倉曰：恇，用心并誤也，方奚反。說文曰：賕，重次第物也，弋豉反。漢書音義應劭曰：偭，背也，音面。國語曰：次序三辰。賈逵曰：日月星也。〉先生玄識，深頌靡測。得聞上德之至盛，匪同憂於有聖。〈老子曰：古之士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爲之頌，故曰先生玄識，深頌靡測。又曰：上德無爲而無不爲。易曰：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，至矣哉！夫聖人親憂其事，然後能立。易體無爲而無不爲，自然動物，而不與聖人同憂。蓋謂治合造化，出於形器之表者，聖人無所復聞，無復恤也，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，藏用玄默，故下覆報言之也。善曰：王弼周易注曰[230]：不與聖人之憂[231]，憂君子之道不長，小人之道不消，黍稷之不茂，荼蓼之蕃殖。至於乾坤，簡易是常，無偏於生養，無擇於人物，不能委曲與彼聖人，同此憂之。〉抑若春霆發響，而驚蟄飛競。潛龍浮景，而幽泉高鏡。〈善曰：二客聞言，朗然心悟，猶春霆響，驚蟄紛然而競飛，龍彩幽泉，煥然而照也。呂氏春秋曰：聞春始雷，則蟄蟲動矣。詩推度客曰[232]：震起而驚蟄睹。周易曰：潛龍勿用也。〉雖星有風雨之好，人有異同之性。庶覿蔀家與剝廬，非蘇世而居正。〈尚書洪範曰：庶人惟星，星有好風，星有好雨，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。易曰：豐其屋，蔀其家，小人剝廬。楚辭九章曰：蔀也必獨立。春秋公羊傳曰：君子大居正。善曰：言己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，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。爾雅曰：庶，幸也。王弼周易注曰：蔀，覆曖鄣光明之物也。既豐其屋，又覆其家，屋厚家覆，闇之甚也。王逸楚辭注曰：蘇，寤之也。〉且夫寒谷豐黍，吹律暖之也。昏情爽曙，箴規顯之也。〈劉向別錄曰：鄒衍在燕，有谷，地美而寒，不生五穀。鄒子居之，吹律而溫至黍生，今名黍谷。善曰：孔安國尚書注，爽，明也。說文曰：曙，旦明也。〉雖明珠兼寸，尺璧有盈。曜車二六，三傾五

城，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。〈太史書曰：田敬仲世家傳曰[233]：齊威王二十四年，與魏惠王會田於郊。魏王問曰：王亦有寶乎？曰：無有也。魏王曰：若寡人小國也，尚有徑寸之珠，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，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！善曰：尹文子曰：田父得寶玉徑寸，置於廡上，其夜照一室。史記曰：趙惠文王得楚和璧，秦昭王聞之，願以十五城請易璧。毛詩曰：申錫無疆。〉

「亮曰：日不雙麗，世不兩帝。天經地緯，理有大歸。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！」〈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晦也[234]。荀卿子曰：辯說譬論，齊給便利，而不慎義，謂之姧說。善曰：禮記曰：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。漢書文帝賜尉他書云：兩帝並立。新序單襄公曰：經之以天，緯之以地，經緯不爽，天之象也。家語，孔子曰：小辨害義，小言破道也。〉

文選考異

↑ 魏都賦注「魏曹操都鄴」下至「以魏都依制度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一節注，是也。案：此二本亦尚未竄入，其并非五臣注更明。

↑ 左太沖　茶陵本此下有「劉淵林注」四字，袁本無。案：各本皆非也，當有「張載注」三字。何云前注「張載爲注魏都」，陳云賦末「善曰張以　　先隴反云云」，則知卷首本題張孟陽注，與前合，後來誤作劉淵林耳。所說是也。袁、茶陵賦中每節注首「劉曰」，皆非，蓋合併六家時已誤其題矣。

↑ 注「爾雅曰權輿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爾雅曰」三字。

↑ 注「劇秦美新序曰」　案：「序」字不當有。各本皆衍。

↑ 注「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字。

↑ 注「楊雄交州箴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交」字。案：漢書曰：「作州箴」，餘所引有「某州箴者」，疑皆後人所添而此爲是也。

↑ 注「杜篤通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來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通錄四來」四字。案：尤校添之也。

↑ 以中夏爲喉不以邊垂爲襟也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喉」下有「舌」字，「襟」下有「帶」字。案：詳注皆不當有，二本非。又「襟」依注字善作「衿」，蓋五臣「襟」而各本亂之。

↑ 注「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而」作「又不」，無「於」字。

↑ 注「莫不貢職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貢職」作「來貢」。案：尤校改之也。

↑ 注「漢書曰單于」下至「百蠻貢職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九字。

↑ 而徒務於詭隨匪人　茶陵本「人」作「民」，云五臣作「人」。袁本作「人」，無校語。案：「民」字是也。尤以五臣亂善，又并注「同於匪民」亦改「人」，皆非。

↑ 注「詭隨匪人言詭善隨惡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詭隨匪人言」五字作「徒務於」三字。

↑ 注「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上「詭隨」二字，「惡」下有「者也」二字。

↑ 注「言惡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三字。

↑ 注「小劍戊去大劍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戊」字。案：此尤校添「戊」字而譌耳。

↑ 注「蹶敗也善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善曰」二字。案：有者非也。

↑ 注「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下「赤縣神州」四字。

↑ 注「崑崙謂東南」　袁本無「謂」字，是也。茶陵本亦衍。

↑ 注「于時兵所圍繞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繞」作「也」，是也。

↑ 注「臣今見宮中荊棘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荊」上有「生」字。

↑ 注「宮室深邃之貌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宮」字。

↑ 注「沈長含切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切」作「反」。案：「反」字是也。凡善本云「反」，合併以後改爲「切」，其僅存者皆不當改也。

↑ 注「廣雅曰煨燼也烏壞反廣雅曰煨煙也」　案：此有誤也。考廣雅並無「煨，燼也」。又其下不當又云「廣雅曰」。各本皆同，無以訂之。唯釋詁云「煨，熅也」，下「煙」必「熅」之誤。

↑ 注「又曰矢鋒也」　陳云「矢」上脫「鏑」字，是也。各本皆脫。

↑ 注「牢落」下至「翩連緜以牢落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六字。

↑ 亦獨孼槀之與子都　袁本、茶陵本「獨」作「猶」。案：「猶」字是也。尤誤。

↑ 注「色如漆赭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赭」字。

↑ 注「子都美丈夫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六字。

↑ 注「二山名已見上文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已見上文」四字。案：「二」當作「三」。各本皆誤。

↑ 則霜露所均　茶陵本「均」作「鈞」，云五臣作「均」。袁本作「均」，無校語。案：袁用五臣也。尤蓋以五臣亂善。

↑ 注「則爲明主也」　袁本無「爲」字，是也。茶陵本無上「左傳」至此，脫。

↑ 注「善曰史記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作「劉曰當魏襄王時」。案：二本最是。「當魏襄王時」者，上數所賦以前也，尤改誤。又二本每節首有「劉曰」，於此例當去，改爲「善曰」，更誤。

↑ 注「蘇秦說魏襄王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襄」字。

↑ 注「南有陳」　何校「陳」下添「留」字，是也。各本皆脫。

↑ 注「潁川舞陽郾許鄢樊陵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樊」字。案：無者是也。「川」下當依漢志補「之」字，各本皆脫。潁川，郡也。舞陽以下，皆縣也。潁川郡屬縣有鄢陵，尤添「樊」字於其間，甚誤。

↑ 注「溫水在廣平都易縣」　何校「都」改「郡」，「易」下添「陽」字，是也。各本皆誤。晉書地理志之廣平郡易陽縣也。陳云別本「都」作「郡」，今未見。

↑ 注「涓水蕩其胸」　案：「涓」當作「淯」。各本皆譌。

↑ 注「閎宮有洫」　袁本「洫」作「侐」。茶陵本亦作「洫」。案：「侐」是也。

↑ 注「蒼頡篇斥」下至「廣大之貌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。

↑ 授全模於梓匠　袁本校語云善作「令模」。茶陵本作「全模」，校語但云五臣作「謨」。案：尤所見與茶陵同，注無明文，未審善果何作。

↑ 注「謀龜謀筮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作「尚書曰謀及卜筮」。案：蓋各本皆非也。載注但當有「謀及卜筮」四字。下文善注首「尚書曰謀及卜筮」七字，茶陵本無，非也；袁有，是也。如下節載注「陂，傾也」，善注鄭玄禮記注曰「陂，傾也」，可以例此。

↑ 注「以避燥濕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燥濕」作「溫涼」。案：此尤以今荀子校改之，孟陽引不必同，改者未是。

↑ 注「又曰僝取也子軟切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八字。

↑ 注「詩定之方中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詩」下有「云」字，是也。

↑ 注「西都賦曰因璅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六字。

↑ 注「西京賦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西」上有「西都賓曰抗應龍之虹梁」十字。

↑ 注「又曰疏龍首以抗殿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八字。案：彼賦「龍首」與此夐然不涉，尤增多，誤甚。

↑ 注「謂畫爲龍首於椽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畫於椽」三字。

↑ 暉鑒抶振　案：「抶振」當作「柍棖」，注同。各本皆譌。柍棖見甘泉賦，太沖用其語，彼不誤，可證也。

↑ 階　　嶙峋　案：「　　」當作「楯」，善引應劭上林賦「宛虹枒於楯軒」句注可證。袁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「階　　，階道上處」。蓋五臣改爲「　　」，而各本亂之。茶陵本並善注中字亦改爲「　　」，大誤。

↑ 注「深黑色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深」字、「黑」字。

↑ 注「抵鍔嶙峋」　茶陵本「抵」作「柢」，袁本與此同。案：各本皆非也，當作「坻」。

↑ 注「德陽殿賦曰」　何校「德」上添「李尤」二字，是也。各本皆脫。

↑ 注「西京賦曰」下至「若雙闕之相望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六字。

↑ 注「內朝所在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所在」作「存」。案：此尤改也。

↑ 注「蔡雍陳留太守頌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蔡」上有「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」十六字。案：有者是也。尤誤脫去。

↑ 注「漢書音義如淳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作「如淳漢書注曰」。案：此亦尤改也。

↑ 蕙風如薰　何引潘校「蕙」改「惠」。案：所校是也，善注可證。袁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「蕙，香草」，是五臣改爲「蕙」而各本亂之。

↑ 注「聽政殿聽政殿門」　袁本、茶陵本此七字作「聽政殿前」四字。案：各本皆非也。當作「聽政殿前聽政闥」七字爲一句。

↑ 注「聽政門前升賢門」　案：上「門」字當作「闥」，下節注云「升賢門內聽政闥外」，與此相承接，各本皆譌。

↑ 注「崇禮門右順德門」　案：「崇禮門」三字不當有，乃誤複上文。各本皆衍。

↑ 注「顯陽門前有司馬門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顯陽」二字。

↑ 注「閽守門也」下至「守王門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一字。

↑ 注「音此禮切」下至「惠風橫被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四字。

↑ 注「邊讓帝臺賦曰」　何校「帝」改「章華」二字，陳同，是也。各本皆誤。

↑ 注「聽政闥向外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向」字。案：無者最是，四字爲一句。

↑ 注「宣明門內升賢門升賢門外」　案：「升賢門」三字不當重。「宣明門內」四字爲一句，與上之「升賢門內」、下之「顯陽門內」句例同也。「升賢門外」四字爲一句，與上之「聽政闥外」、下之「宣明門外」句例同也。又袁本上「升賢門」下有「而」字，茶陵本有「內」字。何校云然此四字疑衍，陳同，是矣。

↑ 注「禁中諸公所居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七字。

↑ 注「始置侍中中尚書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下「中」字。

↑ 注「幕人掌幄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作「帟人掌幄」。案：當作「冪人掌幄」，此無取「帟」也。尤改未是。

↑ 丹青煥炳　袁本、茶陵本「煥炳」作「炳煥」。案：此疑善、五臣之異，今無以考之也。

↑ 注「咎繇薦舜曰」　何云「薦」疑作「薆」。陳云當作「薆」，是也。各本皆誤。

↑ 注「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舍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字。

↑ 注「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名」作「處」，「紀」作「緣」。案：此亦尤改也。

↑ 注「文藻頌詠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頌」上有「而」字。

↑ 亢陽臺於陰基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臺」下校語云善作「高」。案：此以五臣亂善，非。

↑ 注「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上「有」字，不重「園」字。

↑ 注「既滋蘭之九畹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既」字、「之」字。

↑ 注「莊子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子」作「周」。案：二本最是，此稱莊周，舊注例也；若稱莊子，善注例也。餘舊注誤者準此，不更出。

↑ 注「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三」作「四」，無「魚鼈」二字。

↑ 注「有屋一百一間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有」上有「銅雀臺」三字，是也。

↑ 注「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」　此九字袁本、茶陵本無。案　尤校添者，是也，蓋依水經濁漳水注。凡二本之誤，多不具論。唯此等經尤延之而改正，讀者所當知，故詳出之。

↑ 注「百四十五間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四」作「三」。案：水經注作「四」，尤依校改。

↑ 注「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上」上有「冰室臺」三字，「室三臺」作「三室」。案：尤校改者，是也。水經注云：「上有冰室」。詳賦云「下冰室而沍冥」，「上」字必皆「下」字之譌。

↑ 注「爲徑周行」　此四字袁本、茶陵本無。案　二本脫也。

↑ 注「魯靈光殿賦曰」下至「似紫宮之崢嶸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。

↑ 注「魯靈光殿賦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賦」下有「注」字。

↑ 注「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」　案：此當作「此鳳之住有定向」七字爲一句，「而風無一方」五字爲一句。各本皆誤，絕不可通，今訂正之。

↑ 注「眸眸子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四字。

↑ 注「班固西都賦說臺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說臺曰」三字。

↑ 注「彌望得意之謂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得意之謂」作「意之得」。

↑ 注「若春升臺之爲樂焉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春」字。

↑ 注「晷漏漏刻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下「漏」作「之」。又「也」下有「西上東門北漏有刻屋也」十字。案：有者是也。尤誤脫去。「上東」當作「止車」，前注「南當南止車門」，又有「東西止車門」。袁、茶陵「止車」皆作「上東」。考水經注說「長明溝南逕止車門下」，然則「上東」非也，此亦當同彼矣。「屋」當作「室」。

↑ 注「晷景」　案：「景」下當有「也」字。各本皆脫。

↑ 注「樂汁圖曰」　案：「圖」下當有「徵」字。各本皆脫。

↑ 注「服虔甘泉注曰」　何校「泉」下添「賦」字，陳同，是也。各本皆脫。

↑ 隆廈重起　案：「廈」當作「夏」。載注引詩「夏屋」，善必與之同。蓋五臣「廈」而各本亂之。下文「廈屋一揆」，亦如此。

↑ 注「寇俠城堞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堞」字。案：此尤校添也。

↑ 注「毛詩云夏屋渠渠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毛」字。案：無者最是。此稱詩，舊注例也；若稱毛詩，善注例也。其有不合者，非。餘各本皆誤者準此，不更出。凡劉淵林、

張孟陽諸人之注，皆未必是毛詩，觀下「腜腜坰野」句注，即可知矣。

↑ 注「廣尋長五十步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長」字。案：此尤校添也。

↑ 蒲陶結陰　茶陵本「蒲」下校語云善作「蒱」。袁本無校語。案：此尤改未必是也。袁本載注，字亦作「蒱」。然則所見與茶陵同，失著校語耳。尤并注改作「蒲」，非。

↑ 蒹葭　　袁本、茶陵本「　」作「贊」，注同，是也。「　」俗字耳，廣韻所謂倒一虎者，非是矣。

↑ 若咆渤澥與姑餘　案：「渤」當作「勃」，載注引楊雄曰「勃澥之鳥」，善必與之同。蓋五臣「渤」而各本亂之。

↑ 注「江池清簨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江」作「淵」。案：尤依東京賦改「淵」作「洪」，而又誤其字耳。

↑ 注「方四十里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里」下有「耳」字。案：此尤依今孟子改也，下同。

↑ 注「殺其麋鹿者」　袁本無「鹿」字，茶陵本有。

↑ 注「爲阱於國中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於」字。

↑ 注「鄭玄周禮注」下至「大波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七字。

↑ 注「隨波之貌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四字。

↑ 注「飛而下曰頎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五字。案：此二本脫，而尤添之，是也。

↑ 注「今鄴下有十二墱天井優」　案　「優」當作「堰」，水經濁漳水注有「天井堰」，可證也。各本皆誤。

↑ 注「分爲十二墱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墱」下有「者也」二字。

↑ 注「界也埒畔際也」　案：上「也」字不當有。各本皆衍。「界埒畔際也」五字爲一句。

↑ 注「賈逵國語曰」　案：「語」下當有「注」字。各本皆脫。陳云別本有。

↑ 注「河渠書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作「史記曰」。案：此尤改也。

↑ 注「漢書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作「又曰」。案：此尤改也。

↑ 注「終古潟鹵兮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潟」作「寫」。案：「寫」乃「舄」字之譌，尤改未爲是也。

↑ 注「蒔更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更」作「植立」二字，是也。

↑ 注「郭璞曰謂更種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七字。

↑ 注「鄴城內諸街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鄴」上有「言」字，「街」作「衛」。案：此亦尤改也。

↑ 注「有赤闕黑」　案：「黑」當作「里」。各本皆誤。「有赤闕里」四字爲一句。

↑ 注「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作「謂石橋也」四字。案：以四字爲一句，二本最是。載注不得引郭景純爾雅，尤增多，甚誤。

↑ 注「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五字。案：此亦尤添也。「侍中」至「謁者」在前「符節謁者」劉注中，此無取其事，蓋皆未是也。

↑ 注「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」　此十七字袁本、茶陵本無。案：此蓋二本脫。

↑ 注「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南」作「東」。案：各本皆有誤。此節賦「邸」，注必說「邸」可知。然則當作「鄴城東有都亭邸」爲一句。「東城下有都道」爲一句，「道北有大邸」爲一句。尤改「東」爲「南」，欲以通之，

而彌不可讀，今訂正。此賦前注有「北城下」，後注有「西城下」，可證此之「東城下」也。

↑ 注「秦舍相如廣城傳」　茶陵本「城」作「成」，是也。袁本亦誤「城」。

↑ 注「輟止掇古字通」　案：「止」下當有「也輟與」三字。各本皆脫。

↑ 侈所覭之博大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覭」作「眺」，注同。案：此疑太沖自用「眺」字，故善以爾雅「眺」解之，「眺」即「覭」耳。善引書之例有如此者，尤延之因爾雅作「覭」改，未必是也。

↑ 注「達已見上章」　案：「達」當作「逵」，下同。各本皆譌。

↑ 注「聽賣買以質劑又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八字。

↑ 財以工化　案：「財」當作「材」。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「材」，袁本作「材」，詳載注。善注並作「材」，但傳寫誤作「財」也。

↑ 注「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字。

↑ 注「成平也市者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也」字。

↑ 注「舜居河濱器不苦窳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舜居」二字。

↑ 注「淑清穆和之風既宣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八字。

↑ 注「優渥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二字。案：無者是也。又茶陵刪此上「女龍切」、此下「然」，皆非。

↑ 注「是謂賨布廩君之巴氏出幏布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賨布廩君之」作「廩君之賨」。案：此尤校改也，蓋據後漢書南蠻傳。

↑ 縵胡之纓　案：「縵」當作「漫」。袁本、茶陵本載注中字作「漫」，此并改作「縵」

，非。其五臣銑注中字作「縵」，然則乃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。今莊子作「曼」，釋文引司馬彪云「曼胡之纓謂麤纓無文理也，漫曼同字」，可借爲證。

↑ 注「立魏公位諸侯王上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立」字。

↑ 注「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字。案：二本有脫。考楚策，尤所添亦未是。

↑ 注「庶士有揭又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六字。案：無者最是。陳云注必有誤，未悟爲增多耳。

↑ 刷馬江州　案：「刷」當作「唰」，注同。載注引「唰嗽」爲注，是其本作「唰」，善必與之同。五臣向注作「刷」，云乃「洗刷兵馬」云云，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。又案：善赭白馬賦「旦刷幽燕」注引作「刷」，必太沖集別本，與張孟陽注者不同。此之謂各隨所用而引之。善固已自舉其例矣。

↑ 振旅輷輷　案：「輷輷」當作「　　」。善注有明文，其云「今爲輷字音田」者，猶西京賦注之「今並以亘爲垣」耳。五臣因此改，故正文下有「田」字音，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。集韻「轟」字重文有「　」，即本此，亦可證。載注、善注兩見「輷輷」，皆同。

↑ 注「庖丁爲文惠君屠牛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君」字。案：下文兩云「文君」，疑此本亦云「文君」耳。

↑ 注「建安二十五年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五」字。案：此尤添也。

↑ 注「剋默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」　袁本「默」作「黜」，是也。茶陵本亦誤「默」。

↑ 注「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之屬」二字，是也。何校「表」改「琮」，陳同。各本皆作「表」，或此本云「表」耳。

↑ 注「北羈單于于白屋」　案：「于」字不當重有。各本皆衍。說見後九錫文下。

↑ 注「兵事以嚴終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兵」作「無」，「終」作「衆」。案：此亦尤改也。

↑ 注「韋昭注曰東山皐落氏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字。

↑ 注「楊雄上疏曰」下至「西都賦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七十六字。案：二本以上「漢書」，下接「曰禋威盛容」，當有脫，尤所添，但亦未是。

↑ 注「刷猶飲也所劣切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七字。

↑ 注「伐弱燕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燕」作「韓」，是也。

↑ 注「毛詩曰喪亂既平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七字。案：下「周公攝政」，陳云「上脫引書名」，是也。各本皆同，無以補之。

↑ 豐肴衍衍　何云「衍衍」據善注當作「衎衎」。陳同。案：所說是也。袁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「衍」，或各本亂之。

↑ 注「有東鯷人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東」字。案：此亦尤添也。

↑ 注「蒼頡篇曰賚財貨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八字。善注「以約小兒於背上」句下有「蒼頡篇曰賚財貨」七字，是也。

↑ 注「楚辭小招魂曰」　茶陵本無「魂」字。袁本無「曰」字。案：茶陵是也。「小招」者，對「大招」之言也。

↑ 注「其南者多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多」作「分」，是也。

↑ 注「高張四縣」下至「毛詩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。案：二本以上「漢書曰」下接「夜未央」，當有脫。尤所添，但亦未是。

↑ 注「又曰采蘩祁祁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六字。

↑ 注「毛詩曰湑」　案：「詩」當作「萇」。各本皆誤。

↑ 注「沛茜之也」　案：「沛」當作「泲」。各本皆譌。

↑ 冒六莖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六莖」作「六英五莖」，云善無「六英」二字。何云以韶夏例之，當作「英」、「莖」，陳同。案：其說是也。各本皆非。

↑ 注「昔秦穆公」　袁本作「昔繆公言」。茶陵本作「昔繆公嘗言」。案：蓋袁本是也。

↑ 注「嘗如此」下至「甚樂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。

↑ 注「簡子寤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寤」下有「之」字。案：依趙世家訂之，疑「語」字之誤。

↑ 注「禮記□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空格作「注」。案：此初與二本同衍而脩去之也。

↑ 注「天子獵之田曲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獵之曲」三字。案：無者是也。東京賦善注引作「天子之田也」可證，尤誤添。

↑ 注「孟子夏諺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子」下有「曰」字。

↑ 注「方鋭斧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鋭」字。案：此尤添也。

↑ 注「楊雄太玄經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經」字。

↑ 注「文備於大和」下至「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初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四十四字。案：疑此乃記三國志注文於旁。尤取以增多而又有譌誤也。

↑ 注「顯道而神德行」　茶陵本無「而」字，是也。袁本亦衍。

↑ 注「亍步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步」上有「小」字，是也。

↑ 注「應劭漢書曰擾音擾」　何校下「擾」字改「柔」，陳同。又云「書」下當有「注」

字，是也。各本皆脫誤。

↑ 注「詩曰方叔莅止」下至「儼然元墨」　此三百七字袁本、茶陵本無。案：此初無，與二本同，脩改添之。蓋無者脫，而尤得之，計當時存本尚衆，或有不失善舊者，惜尤延之未能精擇，每誤取增多，若準此條，固無嫌耳。何校改「宅山阜猥積」爲「宅心知訓」，陳同。又「讎校所爲讎校者也」句亦有譌，無以正之。

↑ 注「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」　此十二字袁本、茶陵本無。案：蓋二本脫。

↑ 注「讎校」下至「漢書音」　此三十一字袁本、茶陵本無。案：蓋二本脫。又案：「若怨家相對」下當有「爲讎」二字。

↑ 注「大篆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大」上有「作」字。

↑ 注「毛詩曰赫赫師尹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七字。

↑ 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　何云下「以爲」二字，傳寫誤加。陳云「道洪化隆」中間不當有「以爲」二字。案：所說是也。各本皆非。

↑ 注「及前王踵之武」　案：「踵之」當作「之踵」。各本皆倒。

↑ 常山平干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干」作「于」，注同。案：二本是也。

↑ 注「謂適生生之情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適」作「通」，「情」作「精」。案：此亦尤改也。

↑ 注「在廣平沙縣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沙」作「涉」。案：二本是也。晉書地理志廣平郡有涉縣，可證。

↑ 注「溺而不反精衛」　陳云「反」下當有「化爲」二字，是也。各本皆脫。

↑ 注「自言父甘見俗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甘」作「世」，是也。

↑ 注「後辭入碣水中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碣」作「碭」。案：此亦尤改也。

↑ 注「在曲周市上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周」作「州」，下同。案：此亦尤改也。

↑ 注「　　飛貌」　案：「　　」字當重有。各本皆脫。

↑ 注「趾躍躠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躠」字。案：此尤改「躍」爲「躠」，而兩存也。所引貨殖列傳文，今本云「跖屣」，漢書地理志作「跖躠」，顏注「躠」字與「屣」同，是「趾躍」二字仍「跖躠」二字之誤。

↑ 注「比歸數百里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數」字。

↑ 注「臣瓚曰跖爲躠」　案：此當作「躡跟爲跖，挂指爲躠」。各本皆脫，絕不可通。依漢書顏注引如此也。

↑ 注「閉門不出容」　案：「容」當作「客」。各本皆譌。陳云別本「客」，今未見。

↑ 注「水出洹汲郡」　案：「水出洹」當作「洹水出」。各本皆倒。

↑ 注「夠多也」　袁本此下有「古侯切」三字，是也。茶陵本脫此注，非。

↑ 判殊隱而一致　何校「判殊」改「殊顯」。案：以「判殊」意複言之，蓋是也。各本皆誤耳。

↑ 注「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」　案：此皆誤也。當作「知言之選」爲一句，「選擇采也」爲一句，「謂屬變而還復舊貫」爲一句，「則知言之擇采」爲一句。各本譌舛，絕不可通，今訂正。

↑ 注「謂爲系辭同音」　案：「音」當作「旨」。各本皆誤。

↑ 注「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及」字。

↑ 注「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」　陳云「諸侯」當作「謂之」。袁本亦誤。茶陵本脫

此注，非。

↑ 注「無乃不可加乎兵」　案：「乎兵」當作「兵乎」。各本皆倒。陳云別本「兵乎」，今未見。

↑ 注「說文曰搦按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六字。

↑ 張儀張祿　袁本、茶陵本句上有「則」字，是也。案：此尤本脫。

↑ 注「張升及論曰」　袁本「及」作「反」，是也。茶陵本亦誤「及」。

↑ 搉惟庸蜀與鴟鵲同窠　案「鴟」當作「鸝」。善注中字作「鸝」，可證。袁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字作「鴟」。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。

↑ 注「鍾會葛龔論曰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葛龔」二字。案：此尤添之也。

↑ 注「迸散走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四字。

↑ 注「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一字。

↑ 注「嬥謳歌巴土人歌也」　袁本無「謳」字，是也。茶陵本無「嬥」字，非也。

↑ 注「嬥嬥契契」　案：「嬥嬥」當作「佻佻」。各本皆誤。陳云別本「佻」，今未見。

↑ 注「一音徒了反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五字。案：袁本正文下有「徒了」音，茶陵有「徒召」音，疑此或尤取五臣音添，非如其餘真善音被刪者也。

↑ 因長川之裾勢　何校「裾」改「据」，注同。案：所校是也。善「据」，五臣「裾」，此及袁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皆有明文，各本亂之，而失著校語。

↑ 注「拘束其民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拘」字。

↑ 注「闚　　望尊位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六字。

↑ 注「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地形勢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也漢書音義言其土」八字。案：此節注各本皆有誤，今無以正之。尤所添非。

↑ 建鄴則亦顛沛　袁本、茶陵本「鄴」作「業」，是也。案：此尤本誤也。前吳都賦注中亦有「業」作「鄴」者，放此不更出。

↑ 注「微子將□朝周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空格作「相」。案：此與二本同衍而脩去之也。

↑ 矐焉相顧　陳云「矐」當作「　」，注同。案：所說是也。袁本、茶陵本云善作「　」。載注「春秋傳曰駟氏　」，各本作「駟氏矐懼」，甚誤。說文心部「愳」下引左氏「駟氏愳」，隻韻二腫載「愳」「　」「悚」三形，「　」字即本此，可爲證也。尤以五臣亂善，非。又二本載注云云，亦誤與此同，於其校語不相應，甚非，不更出。

↑　焉失所　案：「　」當作「　」。善「　」、五臣「　」，各本皆以五臣亂善也。說見下。

↑ 注「說文　失意視」　袁本「　」作「　」，茶陵本亦作「　」。案：「　」字最是也。所引目部文依此，是善自作「　」。袁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乃作「　」。茶陵、尤因正文之誤，并改此注，甚非。

↑ 注「而髓切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而」上有「並」字，是也。

↑ 注「說文曰宓心疑也亦而髓反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一字。

↑ 注「賀清狂不慧注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「注」字。

↑ 注「恐皇輿之敗」　袁本、茶陵本「敗」下有「績」字。案：「績」之譌也。尤刪，非。

↑ 注「音義曰躅迹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五字，下「也」字屬上。

↑ 過以　剽之單慧　袁本、茶陵本「　」作「汎」，注同。案：此尤延之依今方言改「

汎」爲「　　」也。今方言「剽」作「僄」，仍未改。「汎剽」與「　　僄」同字。孟陽在景純之前，其所見方言蓋爲「汎剽」，太沖讀方言蓋亦爲「汎剽」耳。尤改非。

↑ 注「王弼周易注曰」　袁本「弼」作「肅」，茶陵本亦作「弼」。案：「肅」字最是。陳云今本周易王注中無此文，乃未知善固引肅注耳。

↑ 注「不與聖人之憂」　案：「不與」二字不當有。各本皆衍。

↑ 注「詩推度客曰」　案：「客」當作「災」。各本皆誤。

↑ 注「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」　案：「書」上當有「公」字，下當無「曰」字。又「家」下當無「傳」字。各本皆誤。以此推之，疑凡載注皆稱「太史公書」，今多失其舊也。

↑ 注「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晦也」　袁本、茶陵本無此十二字。案：無者最是也。在二本所載五臣向注中，此以五臣注竄入載注，甚誤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